

江西通志稿

第九〇册

地 250
42
部 = 90

宋

疏泉記	寶慶記	重修千金陂記	觀卷記	白鶴州書院永堤記	新築劍江堤記	田公堤記	清江鎮後古堤記	盤溪清河記	修築桑落洲堤後記	重築西成堤併建閘記	重啟東小門併決塘閘記	築封郭州堤併修閘記
-----	-----	--------	-----	----------	--------	------	---------	-------	----------	-----------	------------	-----------

孫琪 何吳 趙興翰 劉德秀 王命壽 夏良賜 吳國倫 果士濟 董裕 萬寅亮 萬寅亮 萬寅亮 萬寅亮

清

龍河橋堤記	新婦記	永濟陂記	重修黃陂記	泰和修築破塘口古堤記	紫雲堤記	饒州東湖堤記	台山古堤記	宜黃永豐陂記	重修九刺陂記	重修大有閘記	重修大有閘記
-------	-----	------	-------	------------	------	--------	-------	--------	--------	--------	--------

韋明傑 楊康 胡居仁 陸國儀 陳昌積 陳敏政 周志偉 周邦傑 符遜 高夢說 郭曰旭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圖書館
稿紙

晉

廬山記

晉

撰

慧遠

山在江州潯陽南南濱官亭北對九江九江之南為小

江三十里餘左挾彭蠡右傍通川引三江之流而據其會山海經

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一曰天子障彭澤也山在其西

故舊語以所濱為彭蠡有匡續先生者一作裕出自殷周之際遜

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裕受道於仙人而適遊其巖遂托室巖岫

即巖成館故後人感其所止為神仙之廬而名焉其山大嶺凡有

七重圓基周迴垂五百里風雲之所據江山之所帶高巖仄宇峭

壁萬尋幽岫窮崖人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而纓絡於山

嶺下及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巖逸響動谷羣嶺競

奏其聲駭人此其化不可測者矣眾嶺中第三嶺極高峻人之所

江西通志總稿

卷

具

罕經也太史公東遊登其峰而遐觀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

目苦陟天庭焉其嶺下半里許有重巖上有懸崖古德之所居也

其下有巖漢董奉復館於巖下常為人治病法多神驗絕於俗醫

病愈者今栽杏五株數年之間蔚然成林計奉在人間近三百年

容狀常如三十時俄而昇仙絕迹於杏林其北嶺西巖之間常懸

流遙靈激勢相趨百餘仞中雲氣映天望之若山有雲霧焉其南

嶺臨宮亭湖下有神廟即以宮亭為號其神安侯也亭有所謂感

化文誌七嶺同會於東其巖窮絕莫有升之者昔野夫見人著沙彌

服凌空直上既至則踞其峰良久乃與雲氣俱滅此似得道者當

時能文之士咸為之異又所止多奇觸象有異北背重阜前帶雙

流所背之山左有龍形而右塔基焉下有竹泉湧出冷煖與寒暑

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尋其源出自於龍首也南對高峯上有

奇木獨絕於林表數百丈其下似一層浮圖白臨之所翔元雲之所入也東南有香爐孤峰獨秀起游氣籠其上則魚蓋若香煙白雲映其外則炳然與眾峰殊別將兩其下水氣湧出如車馬蓋此龍井之所吐其左則翠林青雀白猿之所憩元鳥之所盤西有石門其前似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萬物之奇畧舉其異而已耳

秋於敬亭送從姪嵩遊廬山記

唐李太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請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林下嵩乃稚子嬉遊在旁今來有成鬱負壯氣吾衰久矣見汝慙心中悲道舊破涕為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鑪長山橫城九江郛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雷激射萬壑此宇宙之奇玩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橫紙

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未就白龍來遲使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宿願慙未歸於名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嶽情以送遠詩亭謝李

辨石鐘山記

唐李渤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鄺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因受其稱有幽棲者尋綸東湖沿瀾窮此遂躋崖穿洞訪其遺蹤次於南隅忽遇雙石欹枕潭際影淪波中詢諸水濱乃曰石鐘也有銅鐵之異焉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若非潭溢其山山涵其英聯氣疑質發為至靈不然則安能產茲奇石乎乃知山仍石名舊矣如善長之論則瀕流庶峰皆可以斯名貫之聊刊前謬留遺將來貞元戊寅歲七月八日白鹿先生記

遊廬山記

宋王庭珪

江出屬東會於潯陽，雲濤雪浪，相擲擊而下。是為九江，九江之上，有匡山崛起，名甲天下。自外望之，巍然高大，與他山未有異也。環視其中，磅礴鬱積，巖壁怪偉，琳宮佛屋，鉤綿秀絕，愈入愈奇，而不可窮。乃實有以甲天下也。予住偕計吏數，取道山趾，望其巔，欲躋焉。探天池，觀造化，學出怪譎，及其至也，不過霜飛雨雹，炎燄赤日，則陰霾宿禱，滄然出於洞穴之中。欲冲射人，與夫虺蜴蛇虎之羣，磨牙澤吻，而垂涎焉。道蒼境之北，顛墜頽崖，斷之，此履歷有足，以號魄而奪氣。凡遇是數者，不可人意。雖好遊者，不果力躋，而寄自以償。此嶺焉。政和七年十月七日，遇武陽轟名世，自圓通同宿東林，觀虎溪連池，明日登雁漢閣，上白公草堂。至上方五杉閣，憑高望北，十六峯隱見天末，不可名狀。而香鑪一峯尤勝絕。草堂正

三

坐其下，宜昔時隱者之，此喜盤旋於此也。過西林，履地五里許，至資聖庵。資聖而上，漸峻拔，非數十步，輒一休，不可疾至。歷三茅亭，乃至錦繡閣。閣春時異葩，怪卉層出，雜見相錯，如錦繡然。自錦繡閣不半里，至天池。妙吉祥寺，去平地二十里矣。是夜禮文殊於瑞光亭，拜未起而燈光燦發於欄楯之外。大小幾百餘，燈明滅合散，不常。僧指示曰：此聖燈也。予不能致詰，竊意名山蘊靈，必有神物，欲示其異，以驚眾而然邪。抑草木竹石之自有光怪而為此邪。或謂唐會昌中，二僧藏金像於錦繡谷，恐其祥光曠溢而出，此說幾近歟。寺有毗雲庵，又在絕危巖頂，峭壁立數百仞，吐雲氣而薄星辰者，皆出手衽席之近。明日，由北影下三里，至佛手巖。巖中清涼瑩澈，可丈餘。水澗澗鳴其中，有石龍首浮於泉上，訖壯若欲奔動。視之，毛髮為竦。巖西半里，登相光亭，視擲筆峯。峯坐禪臺，竹林道

止山中人傳數有僧見竹林寶刹於此轉形失之故今號竹林化
寺復從巖東北去三里許至寶樹即唐大林寺白樂天嘗序此地
實匡廬向第一境人迹罕至古今識遊者鏡刻未泯也寺三里道
旁有飲牛池池一里至峯頂寺視者鑪峯反在其下東有文珠四
望二臺老松一株極醜怪偃於四望臺之上若張蓋然坐其下以
視浮圖之屋穹堂奧殿負巖架空矗在天半紺碧照耀環山而四
出九江波濤雪色砰擺振撼合而東去者皆在手履鳥之下枋佻
注視目不得瞬才萬丈之變態亦不可得而窮也於是下峯頂十
里至普照寺而寶興石盆護國三庵居峯頂普照之間又下至廣
巖寺遊蓮花亭復投宿東林觀壁間記遊者甚眾不過徑上天池
佛手巖而止吾二人自謂哉覽徧山北好處因回視江南地雄奇
內坦夷千里氣狀清淑而芥山巉突於江濱若造物者喜設宏壯

奇扞於此土使江南清淑之氣琬瓊儲育至是凝而不得西膏產
而為幽蘭瑞香芝英竹箭之美與夫三脊之茅十尋之名材希世
異物為瑞太平之時未能獨當奇也尚有魁磊不世出之士埋光
鐘采於其間而求之復無有豈明天子在上帝已出而仕者歟彼
陶令與十八賢者一溺於此遂終身不出蓋當時挈治世具不得
設張即思自放於山谷之間而進退卒以不汗後世不敢火警焉
自樂天晚潯陽慕淵明之為人樂之而不去是皆人與山相得於
一時者歟後當宗閔權勢震赫時終不附離為進取計氣節自高
豈無待而然邪予與名世冒風埃走數千里忘其悲憂感慨為旅
戚戚不已之懷而驟得天地怪奇偉麗之視則亦遊此得時人亦
匡測云既歸過鑑以記之

遊石鐘山錄

宋周必大

乾道丁亥十月十七日，予泛舟至湖口縣，縣港僅能容舟，水稍落，則不泊岸，過上鐘石之崇壽院，有澄軒，下臨鐘石，而為張翼縣尉所占，約寺僧訪之，山久榛蕪，張自云：近稍芟治，巖洞間多熙豐崇觀，以來士大夫題字，其中一石高四尺，扣之砢砢然，東坡所笑者此也。江水西來而濁，湖水南來而清，合流僅五十里，方混楊次公一聯云：濁浪自分清浪影，真山從作假山看。語殊中的，蓋山前數石絕奇巧而不宏壯，全類假山耳。張生餉剝酒，不能飲，命車登嶽廟，歸然山之上，前列五老峰，殿宇數層，殆百間，高處可望淮南五祖二祖山，次至下鐘石，廣福院，山路梗塞，攀緣而上，亦有一石潤丈餘，可扣擊，他石否然，則李渤所謂南聲北音，亦未為無根向者。齊山眾石中，獨一石聲如磬，不知其理果何如。僧答云：相傳水中，有鐘與此磬聲相應，東坡辨之詳矣。聞水涯尚有一響石，而緣路臨深潭，蔓草蔽之，予步往，幾墜不測，當鐫銘以為戒。山排地稍

江西蘇州博物館

平處前臨江湖，面對廬阜，左映井邑，右帶陶河洲，若創一亭當為湖口絕景。江行望上下鐘石，皆巖嶮數十丈，及遊其間，則有巖穴亦有幽邃處，上石尤巧。

記遊廬山

宋蘇軾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錢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識故侯。既自西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清賞，初游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個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先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地，十餘日，以為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余廬山詩盡於此矣。

宋

石鐘山記

宋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郢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余嘗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鳴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且笑

卷一

六

三

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欺余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郢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郢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宋

游廬山記

宋

陸

游

八月早由山路至太平興國宮門庭氣象極闊壯正殿為九天采

訪使者像袁冕如帝者舒州瀟山靈仙觀祀九天司命真君而采

訪使者為之佐故南唐名靈仙曰丹霞府太平曰通元府崇奉有

自來矣至太宗皇帝時嘗遣中使送泥金絳羅雲鶴被仍命三年

一易神宗皇帝時又加封應元保運真君及賜塗金殿額兩壁圖

十真人本吳生筆建炎中李成何世清二盜以廬山為巢宮屋焚

蕩無餘先是山中有太一宮募吳筆於殿廡及太平再興復墓取

太一本所託非善工無復髣髴想於雲無心堂蓋冷翠亭故址也

溪聲如大風雨至使人毛骨寒慄一宮之最勝處也采訪殿前有

鐘樓高十許丈三層累塼所成不用一木而櫛桷翬飛雖木工之

迹西通志

卷

頁

良者不能加也但鐘為塼所掩蔽聲不甚揚亦是一病觀主胡思

齊云此一樓為賈三萬緡鐘重二萬四千餘斤又有經藏亦佳扁

曰雲章瓊室太平規模大槩類南昌之玉隆然玉隆不經焚燬尚

有古趣為勝也遂至東林太平興龍寺寺正對香爐峯分一支東

行自北而西環合四抱有如城郭東林在其中相地者謂之倒挂

龍格寺門外虎溪本小澗比年登以塼但若一溝無復古趣予勸

其主僧法才去塼使少近自然不知能用吾言否食已煮觀音泉

啜茶登華嚴羅漢閣閣與廬舍閣鐘樓鼎峙皆極天下之壯麗雖

閩浙名蓋所不能逮遂至上方五杉閣舍利塔白公草堂上方者

自寺後支徑穿松陰躡石磴而上亦不甚高五杉閣前舊有老杉

五本傳以為晉時物白傳所謂大十尺圍者今又數百年其老可

知矣近歲主僧了然輒伐去殊可惜也塔中作如來示寂像本宋

佛	馱	跋	陀	尊者	自	西域	持	舍利	五	粒	來	葬	於	此	草	堂	以	白	公	記	考			
之	畧	是	故	處	三	間	兩	柱	亦	如	記	所	云	其	他	如	瀑	水	蓮	池	亦	皆	在	高
風	逸	韻	尚	可	想	見	白	公	嘗	以	文	集	留	草	堂	後	屢	亡	逸	真	宗	皇	帝	嘗
令	崇	文	院	寫	校	包	以	班	竹	帙	送	寺	建	炎	中	又	壞	於	兵	今	獨	有	姑	蘇
版	本	一	帙	備	故	事	耳	草	堂	之	旁	又	有	一	故	址	云	是	王	子	醇	樞	密	庵
基	蓋	東	林	為	禪	院	始	於	王	公	而	照	覺	禪	師	常	總	實	第	一	祖	總	公	有
塑	像	嚴	重	英	特	人	也																	

遊小孤山記

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山當是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拋江過其下欹崖竇穴恠奇萬狀色澤瑩潤亦與他石迥異又有一石不附山傑然特起高百餘丈丹藤翠蔓羅絡其上如寶裝屏風是日風靜舟行頗遲又秋深潦

江西通志

卷

一頁

縮故得盡見杜老所謂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也過澎浪磯小孤山二山東西相望小孤屬舒州宿松縣有戍兵凡江中獨山如金山焦山落星之類皆名天下然峭拔秀麗皆不可與小孤山比數十里外望之碧峰巉然孤起上干雲霄已非他山可擬愈近愈秀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苦於荒殘若稍飾以樓觀亭榭與江山相發揮自當高出金山之上矣廟在山之西麓額曰惠濟神曰安濟夫人紹興初張魏公自湖湘還嘗加營葺有碑載其事又有別祠在彭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浪湧蓋以此得名也昔

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孤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為小孤廟有彭郎像彭郎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晚泊沙夾距小孤一里微雨復以小艇遊廟中南望彭澤都昌諸山煙雨空濛鷗鷺滅沒極登臨之徙倚久之而歸方立廟門有迅鷲搏水禽掠江東南去甚可壯也廟祝云山有棲鷲甚多

宋

盤古山記

宋 曹 丰

南方之山衡為宗自衡表而南稍東為大庾自大庾表而北又稍
 東為盤古其地界閩粵故吳上游今隸贛余為贛丞進取計左矣
 猶幸夙緣得賞所謂盤古者久之未偶也逢人歎勝致中為之熱
 淳熙九年秋邑事稍閒會不兩久乃語丞徐君曰盤古山構兩所
 也相與泝吳維而東凡百里山皆童惟盤古若鬚鬢然望之菁蔥
 突兀始蹈背而上其勢透遞高不覺其為數百仞也即之松蘿參
 天上偃蓋而下蟠虬其東西崖壁立嘗試投石焉一茶頃始至下
 或徙倚而頰仰也目勇若蜚足怯將墜徜徉徘徊不忍舍而去去
 矣猶數步一回首其得我歎賞如此上有浮屠宮其徒法義領焉
 雖仍故揭其門訊之莫晰也據南康記本盤固固譌為古耳余為

江西通志

卷

九

言盤古混沌時神人所為立天地者天地立矣心不有其功一歸

之大空是山今云然竊意後人思盤古之功因而以其名志之與

寧都金精山記

宋 曹原一

金精山在寧都西郊十五里未至縣一舍外望鎮石絕雲丹崖翠
 壁煙靄明滅知為神仙區宅出北門渡拱辰橋折而西入至蒼山
 質管谷石峰已漸獻奇昂首尻坐作伏獅狀頂湊圓石如懸鈴是
 謂獅子峰入青牛峽清澗出嵌壁下諸石魁岸擁道山氣清肅愈
 前愈奇不一名狀孳龍而驤馬困立而屏張截者玉削跂者鵬飛
 銳者圭列展者旗揚界立者如劔剖鋸分壁峙者如鐵城環門兀
 聚者蜂窠燕壘石脂搖光者膏凝液流高岫出雲者炊氣鬱蒸千
 奇萬異駭目怵心石之著名者十有二峰獅子其一焉微圓而長
 承以盤砥如菡萏出擎蓋中者蓮花峰也雙峰合峙中泐至麓如
 僧作禮梵唄者合掌峰也雙石穎中出孤木枝葉扶疎如帶葉果

釘者仙桃峰也。削壁瑩色。石紋墨縷。拂布石面者。披髮峰也。怒路當道。眈眈倪視者。伏虎峰也。林木蔥蔚。蒼翠輝明者。翠微峰也。關洞前立。與靈泉仙龕對者。望仙峰也。瓏石疊瓊。巖石叢珍者。三巖峰也。萬條叢生。根柯特異者。瑞玉峰也。千仞峭聳。中通洞天者。凌霄峰也。豐首低尾。色如渥丹。狀如腰鼓者。石鼓峰也。回峰有竇。出半壁中。裂修縫。垂纏藤。樵牧黠勇者。攀藤猱升。窺洞中極寬敞。宛然廳堂。房闥舊傳有金牀玉几。是名碧虛洞焉。有石遠睇如鋸。近則團立直上。有金縷者。黃竹峰也。峰麓崎險。路絕梯登。兩石傾軋。中僅綫通。匍匐登其巔。廣平可容千家。兩泉湧出。甚冽。極旱不涸。中更寇亂。避而寨居者。多得免焉。茲十二峰亦隨見。指名要未盡。茲山之奇也。陽靈觀在羣石間。最佳處。自仙桃閣入。石為鑿戶。啓戶。穿行曲棧。環石一巨巖。覆之。仰視天空。如規像真仙。其間層殿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會館
稿紙

複閣。屋無陶瓦。雨不能侵。頂懸木鶴。能隨四時轉。指巖面。飛泉瀑。漫。日夕如雨。自殿沿崖。曲折下。石益蹙。氣益肅。靈泉自石罅迸瀉。乃委蛇出。味宜茶。遊人不敢葷酒入。相傳謂嘗犯者。暴雨兩竝至。要亦氣森冷。令人粟膚。況仙靈禱。輒應。人自不敢瀆也。按雲笈七籤云。茲山乃三十五福地。漢初女仙張麗英。字金華。飛升所。志云。山下名家女。生有異質。年十五。偶於山中拾桃二顆。以一奉母。化為石。自餐其一。頓忘饑渴。遺核亦化石。謂今仙桃峰是。後積功。乃仙。初長沙王吳芮。平閩越。道過邑。聞仙名。強委禽焉。父母欲許之。真人謂使者曰。吾名隸仙階。誓混塵境。幸無辱。使者還報。芮以兵入山。求之。真人乘雲空中。語曰。吾金星之精。降泊此山。汝宜為民立壇。祈福。芮始懼。謝仙已沖天矣。僊屢以析雨。應封靈泉。普應真人。飛升時。歌詩十八章。今存其五。

元
遊廬山記
元李洞

建祐己卯二月九日予還自江右過門人萬子方守潯陽別數年
一旦出不意相得懽甚遂同遊廬北出郭日己街山明霞森射
勃范天際行木十里道旁水聲悲鳴恂悅人意騎稍相後先輒失
言緒崇岡列岫漸旋辟馳向以就來者抵暮經一小山迴豁生雲
壘嶽蒙翳路轉欲冥半巖有火樹高十丈餘白花紛敷照映溪谷
谷口叢薄間茅屋一區寂無人聲約更初至聖治太平宮宿聽雨
軒隣房亦有客方寢乃前已陵守易平樊炳子明因將窮深極討
咸又喜以為得侶明日過匡山精舍臨碧湖披輿草求玉蟾丹井
入飛雲洞訪隱者桂心淵不遇遂肩輿過東林寺方行林隙中白
雲徐舒青峯遙明心忽不定久之因憩三笑亭由三笑虎溪蓮社

江西通志卷之九
卷九
二
真

蘇白堂遊升上方望靈運講經臺慨然前人高風上方出東林後
單山崛起與匡阜對阜若大屏居前其上縉經臺明日出西林登
天池山望絕頂路險其捫歷窮澗矯首千巖瞰逼微嵐下視林壑
橫潰截立特定四顧生怯青蘿歲蕤咫尺無路幽鳥飛鳴山應逾
遠有石突出宵漢間其畧若巨艦乘壘塘縣流急開峽口間之鐵
船峯云如是緣石磴以上餘二十里至天池坐文殊閣下視萬景
杪甚亮髮江流滙深杯帶泓明羣山起伏掩仰微浪挹漢王峯梳
倚白雲亭觀采將岳飛詩謂其當朝廷多事猶能抵隙而為是遊
得支逕上大林僧慧遠始居樂天滌溪所嘗遊出緣絕壁下入佛
手巖廣不能數楹下蹙無地曠覽悠邈視天池雄麗過之側出微
徑愈進而愈遠崖間鐫大隸書曰竹林寺苔蘚綴絡隱顯翠壁前
控飛崖如几筵延袤大餘三面皆斗絕從旁一松偃蓋下覆方臥

原上月在松杪其下即錦繡谷謂春時谷中花開猶錦繡也故云
 又謂每風雨間鐘磬梵唄寺蓋隱其中云是晚下宿福海寺明日
 到咸通飲三蘇室又明日導者失路遂踰匡王觀谷簾泉淵明栗
 里抵靈湯由是蓋轉而之山南矣乃從報先寺杏壇間遙望白雲
 紫霄諸峯森披紫笋盡其巔耶舍塢冠簪玉如憩歸宗寺觀晉王
 右軍羲之墨池鵞池酌鸞溪一滴泉夜宿陸修靜簡寂觀所當軒
 白雲川中登石壇瞻魁斗徜徉雙瀑間早書所當軒白雲川而去
 至開先寺其東馬尾泉其西飛玉泉萬竹亭漱玉亭青玉峽峻宇
 天闌兩崖嵐翠欲滴其地如大甕泓渟為潭潭中有巨石水從中
 來觸石分二道以出狀若白龍飛墜潭中盤旋數四循石阪下其
 巔委勢速益緩始逶迤巡斂怒趨去登雲錦閣西軒望瀑布其旁香
 爐雙劍二峯尤秀麗特甚云上有三石梁橫絕青冥曾不見底苔

江西南通志館稿紙

卷

二

類

滑不可度度輒得過異入瀑行青冥壁間如長虹委蛇下沈遂淵
 須臾大風暴起泉不得行從旁掣曳欲斷還續忽飛旋重輪直入
 空際迴風一歎萬象冥蒙或文綺霞殺陟降天際偶隨碾車奄爾
 而逝瞬息萬狀殆不可窮息雨繼之四山霧梅銀竹森豎形神開
 悟自以茲遊冠絕平生即相與命酒頽然就醉以臥明日越羅漢
 關東行五老峯下五老領頤隆肩欲欬以嗽者蒼然負幃簿以立
 覲其或與我語笑顧久之度松關入棲賢以三峽陸羽泉玉淵潭
 之奇因遂留宿焉次早見硃砂峯于雲屏閣僧謂棲賢李渤撰今
 李公擇讀書處其南有洗馬磯由白鶴觀以往亦李渤讀書處今
 為紫陽朱先生晦庵白鹿洞書院其梁于澗曰貫道之橋其澗之
 隈曰勛書之臺又有曰風泉雲壑曰聖澤之泉致祀殿庭下拜先
 生遺像于祠顧瞻磅礴思古之人得以遂其所致于茲山泉消其

虛皇息其道氣終以大為天下者未必不少有幼云隨至尋真
 觀女道士將尋真于此仙去祠故在焉乃攜衾裯躋山巔觀所謂
 三疊泉方二三里抵缺冰壑已無路稍進皆鳥道新削屹不得前
 上摩蒼冥下俯幽壑仰見一峯戴巨磐石直文雲衣攀緣側足如
 是歷九奇峯謂之九疊雲屏而泉出其後山窮絕處也懸壑見止
 謂遊者往往觸風雨雲霧類不得見而返及至天宇澄霽向之磐
 石如出井底四圍巒障欲合泉若瓊簾從空懸布為三疊而下透
 映蒼寒飛瀑灑灑灑灑面凝露凝然以醒謂天地為而萬物亦窮也
 或又方冬泉脈尚微其行觸坎疊必較轉久之始下狀又若素絲
 千仞洞貫三大雪毬于空中撒陽抱景煥爛輝發蓋谷簾泉瀑布
 三峽橋青玉峽為山南北之冠而雲屏三疊泉又清玉峽瀑布谷
 簾之冠也山至遠境至清勢不得留月中扞蘿下宿于尋真明日

廬山志卷三

三

三

經李膺空昭德觀吳障山寶巖寺祀周元公墓而歸是夕大風雨
 李洞溉之北
 八月余自京還九月以事行郡境二日泛左蠡楊瀾至都昌縣四
 日由都昌出彭蠡過飄搖沙宿蘆潭五日至建昌州七日回至蘆
 潭北風作舟逆風不可行八日後至建昌九日舍舟取陸而還是
 日宿德安縣十日發德安西北行三十里至廬山下訪湯泉在路
 南距山趾不半里甃石為池者五南一池極熱手不可探北四池
 水稍溫人往往入其中浴然皆作硫黃臭余舊聞凡湯泉下必有
 硫黃惟驪山下者乃是礬也礬毒石本草云性熱入水水不冰蠶
 食而肥鼠食而死也又數里過醉石觀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
 地屬星子縣而星子在晉為彭澤縣觀已廢惟有大石亘澗中石
 上隱然有人卧形相傳靖節醉即卧此石上也按史靖節為彭澤

軍	此	意	施	建	藏	度	如	二	亦	實	曰	遠	年	五	或	過	林	之	靖	觀	節	明	世	去	今
故	見	無	皆	塔	焉	後	卓	十	與	之	晉	公	丁	年	曰	溪	在	結	節	南	謂	為	來	督	
宅	矣	言	運	塔	東	所	筆	里	太	蒲	蓋	七	未	丙	慧	虎	廬	白	後	諸	恥	晉	辭	郵	
有	耶	以	神	高	晉	遺	高	為	史	傳	有	且	慧	辰	遠	輒	山	蓮	又	山	復	臣	而	行	
池	舍	示	通	若	時	舍	與	歸	同	正	兩	三	遠	年	卒	嗚	北	社	數	即	義	歸	縣		
水	之	遠	力	干	耶	利	山	宗	此	劉	修	十	七	七	於	及	靖	也	里	其	不	事	義	吏	
色	去	不	致	尺	舍	八	齊	寺	其	巨	靜	餘	十	十	晉	送	節	同	為	詩	事	二	熙	白	
黑	遲	悟	之	范	尊	萬	峯	在	是	清	也	年	二	二	義	二	修	杜	簡	所	二	年	當		
曰	上	即	俗	鐵	者	千	頂	金	非	晁	自	靖	丙	丙	熙	人	嘗	者	謂	悠	姓	也	東		
墨	紫	拂	呼	為	自	散	有	輪	固	無	蘇	節	辰	辰	十	不	訪	十	悠	然	故	是	帶		
池	霄	衣	為	外	西	在	舍	峯	未	符	長	死	相	年	覺	之	八	八	然	托	歲	見	之		
義	紫	去	耶	包	域	人	利	山	決	之	公	亦	去	丙	過	東	陶	人	見	為	劉	靖	靖		
之	霄	是	舍	以	奉	世	塔	勢	者	流	作	二	六	辰	虎	林	靖	陶	南	之	裕	節	不		
所	又	時	塔	石	舍	龍	俗	方	也	皆	三	十	十	年	溪	之	節	靖	山	辭	實	肯	折		
洗	在	禪	耶	峯	八	宮	呼	疑	又	所	圓	餘	載	八	皆	近	陸	寂	也	去	殺	劉	腰		
墨	金	學	舍	峭	萬	皆	為	然	循	述	贊	年	而	十	大	有	修	者	其	若	仲	小	兒		
也	輪	未	亦	峻	四	貯	耶	忽	山	陳	而	矣	上	三	笑	虎	靜	陸	旁	將	文	將	遂		
義	東	入	與	鐵	千	以	舍	石	下	舜	黃	安	之	修	世	溪	皆	修	居	以	微	移	解		
之	也	中	遠	石	一	金	塔	基	西	俞	太	得	修	靜	遠	誓	與	靜	民	此	罪	晉	官		
雲	寺	國	公	重	也	瓶	釋	從	北	廬	史	所	靜	歿	不	焉	焉	多	然	行	耳	祚	賊		
蒸	相	而	社	人	一	寶	氏	山	行	山	以	謂	始	於	過	遠	遠	陶	也	悻	悻	陶	氏		
張	傳	兆	嘗	力	也	篋	書	腰	未	記	此	三	來	宋	溪	公	居	姓	乎	乎	昭	歸	歸		
芝	為	則	舉	不	於	建	云	拔	至	其	三	乎	廬	元	或	東	東	靖	靖	靖	昭	氏	歸		
臨	右	已	如	可	此	塔	佛	起	郡	說	人	或	山	徽	圖	東	東	師	師	師	昭	氏	歸		

江西會通

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蹟豈信然耶今臨川郡城東有墨池
 南豐曾氏為記蓋深疑之以謂方義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
 方出滄海以娛意于山水間豈其徜徉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
 余謂以彼之可疑則此之不足信非耶宋元豐間真淨文禪師住
 歸宗時濂溪周先生自南康歸老九江黃太史以書勸先生與之
 游甚力以故先生數數至歸宗因結青松社若以踵白蓮社者又
 名寺左之溪曰鸞溪以擬虎溪其事為釋氏所傳世皆謂先生實
 傳聖千載不傳之統豈其有取於佛氏之徒而願從之遊甚者又
 謂濂溪之學受於壽巖佛者此又厚誣吾先哲者也余以為不然
 大賢君子於其道既有得矣其於形迹未嘗以為累也況先生之
 高致如光風霽月初無凝滯固執莫必深辯之耶及淳熙中恩庵
 華禪師繼主歸宗朱夫子時為郡亦嘗與之遊華公蓋臨濟正傳
 於大意為適孫歸宗雖非巨刹以屢為名僧所居號天下歸宗今

江西會縣物館

寺亦廢故基為樹所蒙蔽不可入余徘徊溪上甚久日已暮遂
 復行數里宿開先寺明日乃還

馬當山記

明解縉

馬當山在小孤下三十餘里隸江西彭澤縣連岡趾頂皆石蜿蜒
 騰躍自北而南至江而止山之北崖俯臨湍水不測之淵魚鳥結
 巢杳息其間以為萬數人迹罕至亦莫得而害焉故凡舟上下眾呵
 叱之不為動迴翔虎瞰磔磔然有聲其自樂也余以讀載記感王
 勃禱祠下事竊謂神之靈且好文也百年間往來經此常欲一告
 其上而不果永樂五年丁亥二月余自詞垣出臨桂藩將妻子歸
 江西十六日蒲出祠下時雨初霽湍瀨甚急舟人極其力操舟乃
 得至山麓小徑從東委曲而上巨石森列古木蒼然有石狀與虎
 無異進拜祠下塑像蓋唐人衣冠而宋石刻已稱水官廟不知其
 何以云也唐宋碑碣無一存者石上題字亦多漫漶可見者唐太
 和中某及宗皇祐六年奉勅禱雨者某官而已廟祝姓萬為言蓋

有半山亭馬跡亭石上宛然云昔神人之遺金亦徘徊久之及登
丹從余遊者男山呼晏金

金精山記

明朱敏

金精山在贛甯都距縣西十有五里而近自縣北郭門而出未十
里而抵蒼山歷篋簪谷宋曾唯菴讀書之遺址在焉西入而為獅
子峰又入而為青牛峽其象固已怪特又稍入見有圓修而展蓋
者為蓮花峰其有石自巔底麓中泐為二而勻圓特立者為合掌
峰又有雙石類削壁植去焉者為仙桃峰世傳張真人入茲山得
二桃一以奉母化為石自餐其一遺核亦化為石也自仙桃峰為
試劍石為披髮峰蓋石似刀割斷為半而峰崖之蔓延蒙茸溜故
碎黑若披髮然因其狀而擬之也伏虎峰峙於雙桃之左望仙屹
於披髮之石其翠微三嶽瑞竹凌霄石鼓黃竹諸峰又其魁迥者
也其巖之最近者曰月巖曰道人巖曰休糧巖泉之最清者曰靈

江西會輿物誌

泉之最清者曰靈巖曰仙浴池曰崖瀑合流入於礪中百折而出
清澈若藍毫髮斯鑑可溉可濯凡諸峰之效奇獻秀奔驟起伏迎
揖拱踞於左右者莫能悉此特尤者焉者也其西崖融合中則嵌
嵌洞豁者為仙洞有陽靈觀在焉有真人祠在焉有御書閣葆光
亭在焉相傳謂長沙王吳高求儼真人請令鑿洞者是也觀之場
有飛昇壇謂真人遊學之所也壇側有亭翼然而翬飛者則前守
菊潭王君之所作也至若道語石刻在在有之靈泉之下有石平
砥而做好事者引水為觴泳池環坐可六七人敏與邑士石泉令
溫琮伯琮監生轟莊伯夔太常從事孫琳仲寶緣磴而入跋於泉
下仰視而峭險臨屢相顧愕眙魂悸膽慄惟覺寒氣淦淦逼膚令
人有思挾纜意仲寶試以瓜清泉流間少頃取剖而食則已冰齧
弗敢咽矣亟還入老君巖就暉而坐時六月朔日也敏惟太古之
初天地混成無間自判闢以來陽升而陰降清而在上者氣積而

為天之文在下而濁者質聚而為地之理融結則為海為岳其怪
奇險遠固亦宜然也且麗天之宿有若箕者焉有若斗者焉有若
鳥蛇牛鼓者焉至日月亦謂有鳥兔之兆是豈人力為之者哉
幸衝嵩峨岷廬阜山之尤著者也豈間有所謂幻說者乎茲山乃
天造地設為大江之西諸山之冠意昔人謂西方之屬為金故名
之曰金精所謂有宇宙則然也豈有真人食桃而化誘王啟鑿之
事乎王與真人俱西漢人若然則虞夏商周之際謂為有此山非
聊其謬妄也審矣夫不貪者乃識金銀之氣絕欲者始得託仙道
之真設使王欲求儼真人乃感物而動盪欲之人也真人視其富
貴若蟻蝶然豈屑以見其姿耶蓋神仙樂岑僻軒樓居或者真人
修煉積功於是脫屣高矯於茲世之愚者欲神其事乃假山之形
以附會其說耶朱崇窳間徽廟以茲山之靈禱而輒應封真人有
靈泉善應之號誥詞遺刻尚存我朝膺命以來稽古明禋表正祀

江西會縣物誌

事登錄茲山真諸祠典有司歲時歲事弗懈蓋虔有禱斯遂豈非
神祇豐功盛德於茲邦故今得以食其報耶山川出雲有勢捍患
者法所當祀也國之凶荒尚索鬼神而祭之矧茲山之靈應福反
至黎澤加永世崇德報功其可後乎敏也來庚之日陽元稍久因
默叩於心而是夕輒雨其應之昭昭也若是謂非斯民之依可乎
謂為茫昧而弗之信可乎既還越四月後來行縣因請紀其遊之
歲月遂追憶次第而書之并辨其相傳之妄勒諸貞石以告觀者
者云若夫道書福地之次歌詩之古騷人墨客賦詠之多別有刻
錄茲不詳著

遊三清山記卷

明魯起元

至金砂靈濟廟叩水玉洞行里許大石斜覆若屨曰龍門刻為而
過又數十步至洞口石壁如削寒氣逼人飛瀑直瀉入洞底瀑不
可測登山路五六里至馬鞍灣路忽下裏如入井自此路直上如

登梯凡二升降至銀屏石下仰望石與雲齊度風門又二升降至

結鬚巖上有巨石橫亘路在其下相傳李尚書結鬚而度故以為

號又二升降至神仙洞怪石羅列又三升降至羅漢洞石如補院

巖又二升降平地寬可八九畝有老屋其上作三清觀石刻三消石里

稍下得平地寬可八九畝有老屋其上作三清觀石刻三消石里

君葛仙翁李尚書金童玉女及潘元帥像登香爐石上望了巖山

見石仙君仙人橋鐵鑪如石上生成尚書所鑄也卓旗石雷公

石判官石幘頭石勾刀石西望彭蠡饒信東望衡巖隱在雲霧

中焉山盡在足下山之下水西出則入於江東出則入於浙蓋江

浙山水宗也

遊麻姑山記巖

出城西十里緣山麓而上百餘步有尋真亭又數百步有雲閣益

上斗折數百步至山半俯視諸山如龍首峯赤面石從姑石皆帖

然出履下山下有澗噴石南奔十餘里其流石而上者如平布織

組其擁石而下者如驅潮卷海其聲細者如嚮環佩如鳴球大者

如轟雷直上數十仞有水垂峽如懸河蓋所謂瀑者尤為麻姑奇

觀上有金龍潭深黝而正碧龍藏其中大旱祈禱輒雨澗旁為亭

枕流垂玉飛雪下上聯絡貫珠然皆因水而名又上數百步有橋

架石澗上石罅有泉側出極甘冽以釀酒尤佳名神功稍上夷行

數百步至仙都觀壇魯公祠及何氏書房在焉觀後有唐郡紫陽

塚相傳紫陽尸解權亦飛去獨遺鐘簡瘞壇上壇外山皆迴環舊

有古藤上星杉皆已斬伐惟存一松偃蹇如虺龍山上有仰高亭

又上有齊雲亭一碑寫然立榛莽中下瞰城廓大僅如掌山後有

霧廬仙羊五老秦人諸峯巒等八九里又有碧池在觀前今已為

田由麻姑十里至丹霞觀益峻險水益清駛草樹益森翳觀有鐵

鑄仙像所謂丹霞洞天者乃仙者窟宅猶去觀十里在山巔時款

窮其遊以日暮不果

遊龍虎山二十四巖記

明徐學謨

出資溪龍虎山一里南迥大谿谿水淙淙自東來

沒股其澄瑩可鑿毛髮余既宿上清之明日始訪仙巖漁者先刺

小艇從谿邊候沿流進艇迅於激矢稍折而西南行谿旁萬山稠

復人境又南行二十里谿漸縮水益駛崖石陡絕上嵌空碧日光

閃之頗駭矚不可辨識而東崖尤勝漁者曰此入仙巖之始也巖

凡二十有四總之名仙巖云其初一巖若三人頤然立水側拱余

而前者曰三教巖其一人俯而瞰谿者曰觀水巖巖之凹置廠具

數處高立橫列差若貝齒或啟或閉或鑿或墜以時變農家指

以驗歲者曰仙倉巖自仙倉巖而下為酒甕巖有陶罌數貯巖中

巖頭看古冢囊一摺而恭其丰者為仙棺巖棺白色材如今人所

用他巖棺尤顯紫有規形而銳首者稍異其次曰翠羅巖有石磨

一旁施藥羅即今醫肆中所陳其次曰丹竈巖巖之故置彷彿額

廢惟敗壘壘之尚有水淋火煉之色其次為木屐巖以石形類屐

故名其次曰杼機巖若轉空軸而待織者曰鷹架巖一本術之鷹

已飛去而洩澤常積又其次曰茶具并白二巖其架軸春確之器

宛然森列已刺舟通仙樂巖志云其中嘗作絲竹聲儀而聽之不

可得迴睇其上忽大風吸動若有物伏巖中跳梁驚躍恍忽介余

之側者類獅類犬類羊近巖之皆石也疑為獅子仙犬仙羊離列

之為三巖而下為輓巖世傳其巖嘗突尺木闔巖外懸汲器以

輓飲巖之後押於武人硬木遂沒而僅露其半今并其半不可觀

而輓巖之名不廢有土鑑一具旁羅諸鐵器者曰鐵鑪巖雜委諸

工料狼籍不除似將營室者曰泥料巖又有壑而舟橫者實而林

列者雖去人遠甚儼有形似其名曰仙船巖又有壑而舟橫者實而林

高無他奇以歸壯瑋怪有重樓複閣之勢故名其木巖為奕棋巖

高無他奇以歸壯瑋怪有重樓複閣之勢故名其木巖為奕棋巖

江西臨川縣遊龍虎山二十四巖記

志云。巖中有石棋枰。若有兩人對奕者。以非足迹所至。不可考驗。蓋至是徑千里。而二十四巖之勝始盡。漁者為余歷歷指點如此。其木巖之岬。為慈悲大士院。坎山而屋之者。懸崖百仞。上有級屐。羽人樓之。二十年矣。弟子徒其下。日經應器。以得食。余疑神仙之之說久矣。以為必有。則堯舜周孔生而神靈。即有仙者。疑莫過之。而享世之數。願下於彭聃。未其必無。則今諸巖所示幻迹。皆生人養生送死必需之具。彼其巉崖峭拔。下臨不測。即猿猴不可攀附。豈人力能致之。即人力可致。而其具皆金石土木陶瓦為之。歷風日霜露雷霆雨露冰雪之所剝蝕。必有漸盡之會。而自有巖以來。不知幾千萬歲。其金石土木陶瓦之具。至今與巖而俱存。豈真有呵護之者邪。莊生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此類是已。余目之所及見者。故書之以俟好事者共覽焉。

廬山記

明 李夢陽

自白鹿洞書院陟嶺東北行。至五老峰。數里至昇真觀。觀今廢。有石橋。自觀後西北行里許。並石澗入壑。其傍有石刻。至元大德間。呂師中刻也。並澗路石漸巉。蟲數里至澗之鎖口。峯羣夾澗峭立。而巨石怒撐。交加。湍激石門。旁有罅。人僂僂穿之行。此所謂白鹿洞也。過洞復並澗北。轉行數里。至水簾泉。水簾泉者。俗所謂三疊泉也。然路過洞愈險絕。行幾鳥道。石罅間。人跡罕至矣。水簾掛五老峯背。懸崖而直下。三級而後至地。勢如游龍飛虹。深空擊霆。雷翻谷鳴。此廬山第一觀也。然李白朱子皆莫之至。而人迹亦莫知其洞可。顧輒以書院旁鹿眠場者當之。可恨也。斯雖略見於王子充記。然渠亦得之傳聞。又以昇真觀列之。白鹿洞誤矣。有書院陟嶺西北行。至五老峯下。並木瓜崖西行。則至折桂寺。朱子嘗游此。循嶺而南下。至白鶴觀。劉混成接處。觀背峰曰丹砂。有觀。由北行。

數里至棧賢橋跨澗孤先亦祥符間始也澗曰三峽石野爛而
魏發塘處洲潭碧黛激則泮泮橋旁有石亭亭旁崖刻錢闌詩
有橋西並澗行至玉洲其澗噴湧未至此而穴石懸注奔如
亦天下之壯觀也過此則接賢寺今廢李白嘗寫此自接賢寺西
行萬壽寺有路通廬山絕頂可至天池逾澗北行則太平寺路也
臥龍潭則在五乳峯下路仍有接賢橋出澗口西行數里北逾重
嶺入大壑始見潭潭亦瀑有法而成者潭口有長石磷磷起猶龍
未手常飲結齋潭旁今崖壁有刻字然嵐重晝日常黯黯出臥龍
潭西行數里至萬杉寺寺當慶雲峯以西至開先寺有瀑布龍潭
有雙劍鵲鳴香爐諸峰有積書臺蕭李煨嘗寓此亦廬山一大觀
也自開先西行十數里至歸宗寺寺有馬尾泉亦瀑布有紫霄峰
王羲之嘗寫此洗墨臺鳩皆有池寺前吳許有溫泉自歸宗寺西
北行則至黃溪觀觀西為陶淵明墓里今有橋有吐酒石過此西

江西志卷之四十一 歸宗寺

北行則古柴桑地有鹿子坂而陽山洲明宅與夔處自而陽山北
行可至圓通寺此一路予未之行予則自德安縣西轉山北東行
至圓通寺寺對石耳峯前有侯漢元歌陽元有祀宋黃庭堅亦寓
此自圓通寺東行度石門澗登廬山在天池寺度錦澗旁有佛繡
亭路雖攀緣上然修壘又林木鮮茂杜濶偈曰紫山也路以曳御
製碑開云行一里輒有亭路旁崖平處昏字蓋五逾亭乃至寺寺
據廬山絕頂奉勅建者也鐵瓦而畫廊有銅鐘象鼓悉煨於大殿
前有池仰出而弗竭故稱天池云是日晴晝秋高下視四海環雲
叱絮望岷峽以南諸山皆見然汝興湖美如小難觀矣僧為指
石鏡鐵船獅子芙蓉諸峯乃東至白虎昇仙臺高皇帝自製周顛
碑高古渾雄真帝王之文然碑亭崩裂又東觀竹林寺刻非篆
非隸周顛手跡也又東觀佛手岩再下遊東林寺觀虎溪又至西
林寺觀塔東又至太平宮者即御製碑物色周顛處也又東至廬

漢書院又東十餘里至周子墓墓對蓮花峯自蓮花峯東行至夾
障山過山逾石子崗相思湖至五老峯行則至石鹿洞書院此處
山南北之大壑也按志廬山有大嶺與九疊房風貌奇絕李白詩
所云房風九疊雲錦張今聞人咸莫稽其處惟謝先寺有房
鋪云

石鐘山記

明 羅洪先

廬山水經載石鐘山以為風起微波激石有聲不詳其故東坡夜
舫漁舟山下聽其所以鳴者本石多竅遂為辨以補遺而午春余
過湖口臨淵上下雨山皆若鐘形而上鐘尤奇是時水未漲山麓
盡出緣石以登始若伏軾昆陽旌旗矛戟森然成列稍深則縱觀
咸陽千門萬戶羅幃繡幕掩映低垂入其中猶佛氏言海若獻琛
珊瑚珠貝金光碧彩錯出於驚濤巨浪莫可辨擇睇而視之垂者
磬懸側者筍茁缺者藕折環者玦連自吾栖巖穴以來摩危履險
未有若是奇者矣夫音固由竅以出苟實其中亦復暗然故鐘之
制通則震奔則鬱是石鐘者中虛外竅為之也虛者大竅者小故

江西 羅洪先

出之有餘而應且遠今夫鑿益鑿而鈞虛器也注之水則鑿益不
若鑿自之聲此中外小大之驗也東坡曠涯未目其麓故猶有遺
論嗚呼石本無聲虛猶足以召之又況人之心乎是石當彭蠡入
江處眾流迸駛湍迴激射日剡月消石雖堅不勝其力之久故其
形亦備鑽研磨刮之工瑩白如玉其未入於水者色黯理疏頑悍
而輪困略不相肖然則風靡波蕩其亦有助於石而致虛者固有
道邪因託之以俟好古者

清

因白鹿洞遊廬山記

清 有道

余來鹿洞二年自與諸子讀書講學未嘗間廬山面目也而

秋始動遊興哉所之或曰有四大寺游履紛錯且地勢平衍

可行余曰姑置之或曰木瓜崖地勢高峻瞻望寥闊余曰似矣然

尚非踟宿處其外龍崗乎諸葛之佳名也吾子來子所愛慕之而

欲結廬其間者凡舍此將安歸雖然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

於懸池普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祝融折柱句石始

違句鹿洞後山循岡脊西北行披榛莽周酌旋黃茅極盡未嘗相

與採蠶而食之以當飯糧哉志山之石之峭崇也其下為聖澤泉流

東注鹿洞渙聲傳瀑與人培相谷窺湖流以行至折柱寺在後

雲峰下鹿洞從五老峰降勢如峰為其發軔山後有讀書堂故

址居李逢古霄竇高於此已而果進士寺以是名未子有時云竹

常有遺史桂樹逸谷芳八開十天子之號幾今丹若蒙澤然也

諸葛廬西蜀子雲亭為吾讀書林泉當為生色矣入寺小憩周覽

岩岫前山長冕德嶺彭蠡若南村老桂一株招致百身物根微輪

同豐拜亭亭直上時又子師哉徐子符瑞從余指示二子曰西

各折一枝以為來秋之兆可乎相視而笑出手而南行過石梁聖

澤前經其下登前山紫藤蘿而上數十步一歇息歷數十息山

平石後幽邃蒼松又道蓮至何石庵宋李公擇讀書處也公擇及

第後留書九千卷以俟來者之求秘文思嘆為仁者之心元祐初

以公擇為三司徒或言其少幹恩司馬溫公曰使天下知吾意不

急於利斯真讀書人矣身門而臨彭蠡湖光澹澹若在几席間

止宿焉明日在重九佳辰早飯畢而南行繞里許至木瓜崖方

子

子

雲綺千子久中諸人成其屋前更勤盡故石更覺清切度則有
 洞層折而上逾數百仞五老峰去平地七千六百餘丈洞在亭前
 升其高下得十之八九大江兩數百里山川昏隱星露不獨華
 雲噴頰呼吸可通帝座也崖洞為仙人劉洪或種木瓜代食處故
 以氏之問卧龍岡路遠近上人云南去尚二十餘里路崎嶇特甚
 人跡罕至指子或有難色余曰吾輩此行何為寧畏難而止乎明
 日下崖南行過太平寺敗垣波屋寂無僧侶值太平之世有頗覽
 之僧蘆葦其此或則彼乞也數過太平洞折而西行踰洗馬池過
 樓前寺剛寺亦廢李賓客植書是黃廬山四大寺秀宇曠濶萬杉
 病其一也從寺側南行取道叢棘間經滴水崖下山洞中踰雨冢
 嶺石上苔蘚斑駁峭壁凌峻馬道縈紆百步間殆不止九折
 也又逾一小嶺沿北山麓行下見卧龍潭水泉浸石洞中望洞南

山麓地稍開路有茅屋數間即卧龍庵遺址又西行數百步則卧
 龍岡在焉非山岡也石懸且洞中長數丈蜿蜒若龍故名今岡
 擁沙積葦蕪茅茨中形狀威縮如龍之在壑其起亭遺址尚存則
 明嘉靖中郝御史何遷所重建今亦惟餘石礎斷碑而已潭之水
 從首丈絕若懸瀑而下有尾派飛奔之勢而幽深逾杳果如前所
 云人迹罕者至竊怪此地山深氣重若非風日晴明則奪空洞盡
 常黯黯之宮似亦足信何為吾未于當年欲築室於此反細尋祀
 中幸其深阻震絕非車馬跡之所能到則又爽然自失矣時值
 亭年秋宇澄清與縉子徘徊留連不能去因汲潭水取所搗茶具
 烹茗而飲之各飲然若有所得昔季札觀樂至於蕭韶曰觀止矣
 吾遊廬山至於卧龍岡亦云境屢亂石間下小嶺取道王場取過
 李家山為公塔舊居望木瓜岩隱然在雲氣中到亮洞日在西庵

聽指號舍蹟古聲悠悠想見竹挂白石中當年景象也時乾隆十

一年九月

遊青原山記

清施閏章

借	泉	面	祖	山	出	輟	而	遊	
高	數	東	開	如	土	梓	不	之	遊
子	百	崖	二	環	下	注	廢	日	青
阮	道	副	字	扁	微	不	由	以	原
懷	飛	憲	黃	繪	聞	移	泰	齊	山
坐	出	題	山	甚	聲	時	和	人	記
久	山	君	谷	固	聲	前	進	以	
不	谷	祖	帶	塔	至	奉	舟	暇	
能	磯	選	刻	之	則	教	至	不	
去	之	新	詩	側	淨	十	永	暇	
因	以	之	其	龕	居	作	和	且	
相	隈	自	遊	突	寺	翳	閑	雨	
顧	為	為	覽	峰	前	翠	舟	則	
笑	福	記	則	禪	相	色	人	廢	
曰	交	羣	五	師	傳	雲	言	遊	
何	作	山	笑	骨	七	蘿	此	余	
苦	人	皆	殺	其	祖	其	去	遊	
雨	語	土	翠	陳	卓	年	青	青	
甚	亭	崖	二	蹟	錫	成	原	原	
然	中	石	亭	則	地	若	五	不	
非	絕	独	粧	觀	登	綺	里	期	
雨	不	瑞	翠	音	塔	旆	時	而	
飛	聞	珂	倚	公	四	永	雨	身	
泉	聲	聲	寺	大	望	灑	甚	遇	
之	余	主	左	書	家	一	命	雨	

勝其能至此極乎寺外荒祠引館數十間問之皆先儒講堂也

自	邑	者	數	希	作
王	各	甚	七	鳴	青
文	有	泉	年	呼	原
成	館	玉	未	吾	山
官	編	假	講	道	記
吉	紳	榻	畫	之	
州	百	滿	茂	視	
敦	餘	僧	草	釋	
過	人	舍	微	氏	
青	又	絃	寺	何	
原	結	誦	僧	如	
講	草	洋	則	矣	
學	於	一	人	抑	
郵	室	堂	跡	世	
東	歲	會	既	無	
廓	會	以	絕	作	
諸	以	春	其	之	
公	秋	秋	不	者	
翁	留	留	為	將	
然	三	三	原	有	
景	日	日	場	持	
後	從	從	鹿	而	
吉	遊	遊	穴	後	
州			者	興	
九			幾	歎	

作青原山記

希鳴呼吾道之視釋氏何如矣抑世無作之者將有持而後興歎

自王文成官吉州敦過青原講學郵東廓諸公翁然景後吉州九

石牛山記

清 崔 壁

距縣治東南三十里為文橋水曰文水由文水溯流而上一里許
 為雙港有山屹然當港衝曰石牛山梅子蓋園世居之歲癸未子
 館於其雙橙園以此山之當吾几席也借梅子往遊焉山上廣百
 餘步長松數十株修竹百十間而亂石層見疊出突兀巉巖有上
 高下庫若牛之登山者有前垂後聳若牛之降阿者有由山趨港
 若牛之飲池者有橫亘山腰若牛之服輓而耕者有盤屈山麓若
 牛之藉草而眠者有舍耐山頂若牛之望月而喘者其餘或為肩
 脊或為腹背或為蹄尾或兩石頭角對峙森然作相觸之勢一皆
 有似乎牛噫嘻此其所以名石牛與時暮春初霽新翠欲滴鳥語
 相聞于陟其巔憑眺大小風山之間野靜烟微股紅彌望壤接晴
 平青蒼無際而西望廬山香爐九奇雙劍諸峰近在咫尺瀑布瀉
 溪貼耳不休恍疑青牛老子自函谷關回渡江而南回顧匡阜五
 老似契闊情事論盛虛消息警歎嬉笑於青雲紫霧之中幾忘此

江西通志館稿

二六 頁

身猶在人世間也歎賞者久之梅子曰子見其外猶未見其中也
 其中空洞有室有室有臺有几一切金銀珠玉之器不可披舉相
 傳元末夏光瑞與吾祖讓二倡義拒賊嘗休養於此後夏為賊眾
 所殺洞門遂閉近有羣兒水浴探得一穴以長竿貫之其深無底
 蓋港口巨石其處也余聞之愕然曰山如此乎可以傳矣余嘗觀
 邑志無此山豈前人偶遺之耶抑無人代費故耶夫前人偶遺之
 後人竄不可增如以費則此山之可以為費者不少矣使出其金
 銀珠玉之器以要名於時固甚易易觀其洞門之閉牛其有憚為
 攝之意與不然何以不傳也余無金為茲山傳請為文以傳之梅
 子曰子無金又誰傳子文者雖然亦未必人之不傳子文也吾姑
 以子文之傳不傳卜茲山之傳不傳而已余然其說故記之

翠微峰記

清 魏 楷

翠微峰距寧都城西十里，金精十二峰之一也。四面削起，百十餘丈，西面全積者，蒼崖表延如列屏，東面城大赤如赭，中徑圻自山根至絕頂，若斧劈然。或曰長沙王吳芮之所鑿也。張麗英飛昇蓋即其處，相傳自上古來，無或登而居者。余采山而居，聞邑人彭氏因圻鑿磴，架閣道於山之中幹，辟平地作屋，其後諸子講易，蓋所謂易堂者也。余同伯兄季弟大資，其修鑿費奉父母居焉。山左幹起而閣平石，建木檐牙，窗戶闌插，出雲木之半，右幹作橫屋，東面大江，城郭歷歷，東南隅閣之腋，構草堂，阻石為池，蓮華滿其中，曰勺庭。余獨居之，環屋樹桃華，彭子躬庵詩曰：雲中蓮葉秋池豔，天半桃花春井香。蓋謂此也。山前後各有並石如桃實，皆曰雙桃石。自易堂即門徑高柳，度方塘北，循左屋，亂藤幽蔭，數十步有泉，從石罅出，味清冽，秋冬大旱，無絕流，猶以為井而使之。挑石當其缺，故謂之曰挑井。加靈板為汲道，行人望之如雲中，值土賊四起，彭

江西通志館稿紙

二四

氏屬於賊，諸子去之。彭氏遂據諸財物，因以費諸子。於是邑帥遣人謀誅之，詭而登彭氏哀甲飲之，願謂其人曰：吾嘗笑荆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強秦，自尋誅滅，豈不甚愚哉！其人笑不答，既與為觀要害地，因左顧遂發匕首，據其喉，據石磔首碎之，復還飲所取。二佩刀去，山遂墟。明年伯子歸自廣，卒復之。諸子之散處者咸集，以為彭氏既當罪，功不可滅，乃拊而祀諸社。凡登山左自金精右山塘至者，皆經前雙挑石，迤北至山門，緣圻上磴四十餘步，穴如甕口，登者默從甕中出，側身東向，俛行十餘步，又直上百十磴，曰烏谷，谷如陶穴，鞠躬進之，上穹隆如屋，架椽其中，矚蹊徑眺城邑，為守望焉。又上數百步，梯磴相錯，凡數絕，乃至於頂，蓋此峰迤邐竟里，旁無援輔，自下仰之如孤劍削空，從天而仆，上則峻而三之中高，右縮左展，結廬者必山翼山中，灌水鬱勃陰森，見者疑有虎豹，然自猿狖飛鳥而外，則皆不能至焉。有善兵者至門而窺，去觀人曰：就使於甕口，撒其間三尺童子折荆而守之，雖萬夫誰敢進。

遊天馬山記

清袁純德

乾隆壬午，館行山山寺，處谷中，四面皆層巒疊嶂，壁拱珠旋，其前有峯則劣，高出羣山之表，與寺門相當者，則天馬也。按志載：是山為邑南名勝，前明羅文莊公生卒是山，俱鳴其先。曾者軒先生生卒時亦然，時維九日，諸生具酒果，拔杖履，請登覽。始出行，山東北行，度石橋，迎旃檀林，稍折而南，過曹省軒先生故里，有洞深長，雲局豁開，循溪而行，度平隴，過短約，林木合沓，掩翳，有屋翼臨溪東，角山之麓，而居者為雙龍觀，遂入而少憩焉。自是循山之西，微徑側行，魚貫以登，至山腰，有數石，劈面側立，高可七八尺，以小石叩之，鈞然若鼓，鏗然若鐘，土人名為鐘鼓石，行二百餘步，達絕頂，頂面稍夷，坐覽平曠，一望無際，但見玉華娥媧，渺若培塿，紫瑤三顧，聳峙東南，而馬嶺反為安焦原，諸山糾紛雜遝，青出天際，不可窮極。稍下，當山脊，復有巨石橫踞，若猛獸蹲，首屬角，至是山益望，路益險，乃捫石猿臂，相引而過，雨旁反削而下，俯臨千尺，緣崖石，前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二九

康利，伴劍戟，心慄慄，戰掉不敢注視。又前有小石巖，中空二尺許，俗傳為烏仙得道處，烏仙即龍湫神也。山下村民歲時祈穀於此，巖上有棋盤石，剝蝕不可深辨，自是地而復隆，雙峰斜插若釜，散東行，壁二峯，復折而北，山半有石二級，窪其下，無源而泉，滂其中，澄徹如鏡，曰仙人洗頭盆。四畔泐裂，類蜂窠，廣不盈二尺，深可六七寸，雨旱不加贏縮。踞石而坐，北眺雨晴，中有豆畦芋區，蕎麥綿，晴如雪，而溪流縈帶，松篁對映，與諸村舍翼張鱗次，繡錯如畫。已而天色微陰，有片雲自東來，雨數點如酒，迤邐徐下，飲於雙龍觀，酣暢踰時，會日且暮，取道由小運菴而歸。時雲氣威作，遠視巖壑，深竅有樵者，兩雨負薪自塢中出，余高吟唐人樵客出來山，帶雨之句，語諸生曰：昔人謂詩中有畫，茲不可領乎？因念山川能出雲雨，澤萬物，何地無之？獨是山之於羅曾二公，生歿皆應候而鳴，視巖降申甫，何以異焉？又聞近戊午己未間，嘗出白馬山，下人往往見之，何是山之多靈異也？翼日乃道述，同人遊覽之樂，及山水勝奇之蹟，為天馬山記。

馬當山記

彭澤大江東去流二十餘里有蜿蜒騰躍橫枕於江之心者曰馬
 當山唐陸天隨子銘其合太行呂梁山水二險而為一舊說江湖
 襟帶吳楚鎖鑰又云其山象馬皆以形勢與貌相謂而予獨謂其
 當之一字似不偶然也夫當者任也任則必先有浩然之氣存乎
 其間而後智勇生節義出可式浮振靡可砥廉礪隅可遣之重遠
 而不驚可投之艱險而不懼有擔荷力無寒恤神當之時義大矣
 茲山馬名而當係之本天地特撰其奇以正大陽剛者界之俾任
 封旆之重寄而為屏為藩為保障黃圖若金湯磐石之固豈直互
 天垂於長江已哉山脊背皆絕壁無溪徑正面豐石少土脚揀大
 江巨巖森列古木蒼然奇石峻峭多肖物狀登高一眺則帆櫓上
 下萬魚翔泳平沙遠樹繡錯霏微而一點孤青復與市烟嵐雲明
 滅變幻於天水瀾漫中覺人世間一幅大觀圖書在目前矣予居
 山隈約里許每從東麓厓腹小石徑側足蟻次而升晉謁祠下上

江西省通志館編

三頁

有水府神為宋祥符中改封樂善安江王塑像衣冠儼然山僧粗
 可語問山巔虎石天井諸勝魯望半山馬跡諸亭曰廢久矣問殿
 後方竹政址曰墟矣既而曰西有釣臺其側可泊小舟相傳王子
 安風送滕王閣處也北徒險北而西懸石上有桃根不着土每歲
 春時花葉蹙而實離離東控旁書屋左角其巖崿若墜者為馬蹄
 巖斷齟摩天者為虎踞石西南磯下奔激如虹頓風逆旋倒躍而
 上上拂數十丈揚子江也餘則不可復識矣我披榛莽尋碑碣無
 一存者摩挲石上題字亦多漫滅難盡識因感念天下之長而壽
 者惟山猶難鄭重愛護不改舊觀幸緣文人臨眺歌詠寄之不朽
 是良而壽者得藉人以壽之曾幾何年遂爾行就塵埃蕭然滿日
 登探人以為歎徒令蒼莽屹五者僅以其東之厚任之重存真面
 目於東南為天下指數斯亦造物之一憾也然而靈氣所鍾鬱久
 必洩世有起軼之士連觀宇宙不與培塿為類舉茲山巍巍獨當
 之巔岸神骨與夫騷材賦思之觴詠相當於聞見風塵外而蓋其
 奇勝則入山靈所首肯而予之所深願望者矣故記之

岱遊記

清史趙古

長安數載，晨興羸馬，夜而索居，嘗思適意山水之樂，以滌塵疴。乃西山在門屏外，若碧霞玉泉香山諸勝，曾不得以過從。接章公半日間，何暇遠及岱宗之觀哉。願事有不期而過者。甲午仲冬，余既奉歸省之命，驛馳而南，蒙犯冰雪，曾十宿而達泰安。以馬瘠僕痛，誅誅稅止，竊見巍然天半，忽動人景行仰止思者，詢之為岱岳也。及州守來謁，復為余備述四方禱祀之應，予思此行良不易，用是齋戒，致祀焉。是月十日，減導從，攜籃輿，爰全州佐孫君昌嗣嚮道，偕行。黎明出州之北門，已覺翠色朗然，照人眉睫。行里許，至鄆都城，是岳之麓。又四里許，為靈應宮，即一天門也。自是而登，趾漸高，步漸蹇，徑漸狹，石漸險，泉聲漸雄。又五里為歇馬崖，又五里為迴馬嶺，路愈隘，石愈險矣。徒步而上，猶時有顛躓之虞。行人首戴於足，不知宋真宗以前，封禪諸君，六飛百僚，千乘萬騎，何以雕鑿揚鑣。即道傍五大夫松，已淪其四，其一高不逾尋丈，僅枯枿耳。從

江一

三一

人指今道首，相與款款者久之。又五里為朝陽洞，踰洞而上，曲折蟻行。凡歷十有八盤，始達南天門。至此雜平地已四十里矣。入門又五里許，始至元君殿。殿故宏敞，擬王宮，今稍頽圯。折而東，陟殿之北，俯視金殿也。稱元君休息殿，神卧像，帳帷衾襲，與宴安之設畢具。殿後壁立者，為唐開元摩崖碑，削成數文字，未泯滅，可讀。文既古雅，筆復遒勁，為一再拭之，想見元宗初年之盛，不可謂非燕許諸公力也。前後多唐宋人留題，與夫近世老生宿儒之至此而拜者，亦皆勒石於此。誇詭登且歸而矜語於人者也。西南崖石，頽曰孔子登泰山處。及黃華洞，諸景則走秦觀月觀諸峯道也。以日將西，不及觀，復折而東，陟摩崖之北。又俯視摩崖也。大石刻登封臺三字，成於此，為絕頂矣。石峯萃萃，四顧蒼茫，遠則東海竭石大華嵩室，近而河汶泗濟漕渠，數千里，建瓴橫豎，高者而峭，巉也。卑者而衣帶也。是日纖雲不興，氣清天宅，望中若螺紋可數。祠者為予言，或逢曖曖，則龍罩若失，喜予與霄宜，抑山靈寶相之手，從

倚良久誠不知身之在天上抑人間也。步而南者復前通曰是
 秦無字碑也。觚棱四削厚二尺許高可三文餘翠潤如壁。拙之若
 隱隱有光射人。真秦代石也。相傳揭其頂者立致風雷之異。予未
 之信也。然為之意動矣。又東南為日觀峯。峯蓋有觀海亭。即夜半
 候日出處。全荆椿矣。又撫衣而東為捨身崖。其下有仙人橋。橋支
 空中。疊兩石於懸崖之際。見者搔首歎人力不至此。蓋度者鮮矣。
 自是始降而下。與人之於陟也。其艱具於降也。若張翼而趨。頃刻
 數十里。復東至曝經石。有石刻金剛經。不遠一亭。上扁高山流水
 乃宋真宗宴羣臣處也。會日已迫暮。松風呼嘯。激泉聳壘。若虎豹
 駝突。使人博粟不敢留。逡巡而返。望雉堞堙壘。膜色四合矣。昔
 人云。無風雨遠近之間者。是稱遊勝。是役也。稱勝遊云。嗟夫。以予
 之情。耽泉石。顧不能得之。西山几果間。而天孫晤對。若邂逅於此
 此。瞻望之餘。事固有出於意計之外者。豈登臨亦別有道。緣耶。遂
 敲燭而為之記。

游金精山記

現代 上壁

寧都屬贛江上游。越番湖至九江。二千里而達。陸行至福州。漳
 潮山。三溪。古均。今里而達。且屬閩山之重。阻交通。極不便。故與世
 罕屬。吳軍生閩。僖民。國政。建兵。禍。頻。仍。寧。都。十。餘。未。不。被。兵。革。亦
 由。交通。之。不便。全。成。其。事。因。事。起。交。閩。寧。都。通。當。孔。道。人。民
 感。苦。痛。為。數。十。年。所。未。有。是。殊。天。諱。楊。中。將。修。育。以。接。贛。東。路。司
 全。進。而。接。閩。駐。寧。都。治。軍。嚴。以。地。方。如。果。堵。中。將。亦。以。其。暇。考。覽
 山川。古蹟。與。物。產。民。風。為。政。建。之。研。究。全。重。九。節。與。物。長。山。陰。傳
 古。逸。塵。游。金。精。羣。嶽。歸。考。長。少。王。平。伯。之。故。事。傳。以。南。皇。老。單。山
 周。吳。尚。將。魏。鎮。平。回。身。道。徑。以。山。得。名。對。余。對。以。寧。都。核。江。以。核
 嶺。石。名。核。嶺。亦。以。核。銷。石。名。為。吳。尚。將。兵。曾。經。寧。都。之。碼。証。因。將
 史。遂。請。傳。及。江。西。山。川。志。互。相。對。勘。而。得。緒。論。三。事。一。吳。尚。王。平
 都。之。金。精。確。為。通。回。時。至。核。嶺。單。山。兩。地。可。証。徵。之。史。遂。而。越。東
 越。嶺。車。下。身。從。清。侯。亡。秦。六。專。指。回。身。無。疑。但。為。平。回。越。石。秦。皇

時時時為番陽令所謂番君者也志長少王以最後封爵之
 耳漢改尚王長少僅閱六月斷無暇遠至金精且諸樓車越人
 佐漢漢方德之王以國中故地何煩長少之用且吳尚面湖
 番湖類江而至極江之全精更潮極口度極越所水以入湖漢
 武帝王值所征集越亦出寧都之極後是為魏河交通之要道不
 特寧都未通修後魏廣昌人建寧之道即番湖湖沙水歷臨川南
 城入於湖之大道亦未通不狀何必迂迴三千里而始達湖是
 耶三寧都交通之屬吳尚以吳尚至金精山為最先是因平湖而
 起湖法寧都湖化屬與湖省有湖漢武帝為中國河疆拓土功至
 雖弱乎本越魏氏江淮間遠湖省地北極造陽九百里為尤
 矣東並金老寧都道三百餘年三進失三國孫氏始達陽都時
 南皇亦新立物湖省已後達安郡矣元湖省行省寧都志計矣
 元時王季清代咸同之功為不可沒身好懷吳尚善得口湖湖民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卷五

心而何以有張麗英生氏寔苦之歌則不脫君主政治之範圍也
 山陰傅公曰可即以此三子勅名石洞口以誌之於金精者身自
 之有感矣世學進化遺軌政治自由貴族而君主而民主交通由都
 而而全國而世界泰運時類湖交通如此迂回宜其交通之序端
 今中將新在寧都該電報直接與世甲交通其促寧都之進化為
 何如吳尚嘗吾國君主政治之初以武力平湖越促寧都之進化
 心而已前當民治發展之際惟能以科學之方以整理社會之
 業庶足以理糾紛而造最大幸福今中將以學者之精神
 神致管地方之事物而求改進之方法其一時之甚厚民心矣
 為固不足為中將重也

邑人丘錫樞 紹興傅世樞 欽 邑人丘和鳴 善丹
 中華民國十二年歲次癸亥春三月穀旦

文山觀大水記

宋文天祥

自文山門而入道萬松下至天圖畫一江橫其前行數百步盡一
 嶺為松江亭亭接環二千尺盡處為障東橋橋外數十步為道體
 堂自堂之右循嶺而登為銀灣臨江最高處也銀灣之上有亭曰
 白石青崖曰六月雪有橋曰兩峰之間而止焉天圖畫居其西兩
 峰之間居其東東西相望二三里此文山濱江一直之大概也戊
 辰歲自禁廬罷歸日往來徜徉其間蓋開山至是兩年餘矣五月
 十四日大水報者至時館中有臨川杜伯揚義山蕭敬夫吾里之
 士以太學試羣走京師惟孫子安未嘗往輒呼馬戒車與二客疾
 馳觀焉而約子安後至未至天圖畫其聲如疾風暴雷轟逐震蕩
 而不可禦臨岸側目不得往視而隔江之秧畦菜隴悉為洪流矣
 及松江亭亭之對為洲洲故堤然隆起及是僅有洲頂而首尾俱
 失老松數十本及水者爭相跋曳有偃蹇不伏之狀至障東橋坐
 而面上游水從六月雲而下如建瓴千萬丈洶湧澎湃直送乎吾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三四頁

前異哉至道體堂堂前石林立蒼浮出木面如有力者一夜負去
 酒數行使人侯六月雪可進與否圍棋以待之復命曰水斷道逆
 止如銀灣山勢回曲水至此而旋前是立亭以據委折之會乃不
 知一覽東西二三里而水之情狀無一可逃逝故自今而言則銀
 灣遂為觀濶之絕奇矣坐亭上相與諸詠賦唐律一章從其體狀
 期盡其氣力以庶幾其萬一余曰風雨移三峽雷霆擊兩山伯揚
 曰雷霆真自地中出河漢莫從天上翻敬夫曰八風捲地翻雷穴
 萬甲從天驟雪驟惟子安素不作詩聞吾三人語有會於其中輒
 拍手持鬚捋腹頓足笑絕欲倒蓋有淵明之琴趣焉倚闌踰時詭
 異卓絕之觀不可終極而漸告晚矣乃令車馬從後四人攜手徐
 步而出及家而耳目眩顛手足飛揚形神不自寧者久之他日子
 讀蘭亭記見其感物興懷一欣一戚隨時變遷余最愛其說客曰
 義之信非曠達者夫富貴貧賤屈伸得喪皆有足樂蓋於其心而
 境不與焉欣於今而忘其前欣於後則忘其今前非有餘後非不

足是故君子無人而不自得。豈以昔而樂，今而悲，而動心於俯仰之間哉？予憮然有間，自予得此山，予之所欣，日新而月異，不知其幾矣。人生適意耳，如今日所過，膏壤間萬物，無以易此。前之所欣，所過者化，已不可追紀。予意夫後之所欣者至，則今之所欣者又忽焉忘之。故忽起奮筆，來興而為之記。具論同遊者發一嘆。

袁州東湖記

宋 祖無擇

袁城之東有湖焉，上有四亭，與自近歲厥後為州者，堯昏不事事，湖亭用不治，以荒。初余至州，目其處不及往者三月，既而吏曹務簡，登城而觀，水雖盈而甚污，屋雖存而將傾，遂議葺之。官無羨財，苟賦於民，則余不為也。閱封內之浮屠氏多藏者，藉其餘什之一，募匠掄材，一皆新之，別為堂亭臺閣五，植以珍木嘉果，間以奇卉。幽草紅蕖綠荷，雜襲波上。於是游者日往焉。余樂州人之觀游，是好遂署其中，堂曰樂游，其東堂曰廉，循厓之南，其亭曰休，因城之高，其臺曰月，抗水而榭曰采香，閣為庖廚二，以供賓客。舊亭四皆

江西通志卷之四

補版

無名，今亦名之。在樂游之西者曰遜堂，堂北有射棚，南有石，高丈餘，奇秀可愛，實自盧肇故宅徙焉。背城而東向者曰采珠，閣後有石亦佳，舊廉與遜，采香采珠皆東西相值，據城之隅者曰銷暑亭，與月臺相屬，而差小者曰風亭，其浮有航，其絕有梁，其登有壇，道其周有繚牆，南北其門，後溪前市，山煙水風，淵魚林鳥，明滅虛徐，浮沈下上，眺聽之際，可以釋幽鬱，可以導和粹。余以公事不得數自放於其間，月或一至，再至，蒸稀矣。余猶以為數也。越二年，新太守在道，余行有日矣，因置酒為會，同僚舉觴屬余曰：湖亭雖舊，而增廣之，以至大備者，非君而誰，不可以不聞於後。蓋文而刻，諸石，余曰：池館之作，耳目之娛，非政之急，何足道哉？然此州自江以西，叢然窮處，故朝廷往往以有罪者居之。余即其人也，或終年不逢王人出於其塗，非數君子相與樂此，余何以久處乎？後之踵余武者，其以才選而來，厥職是宜，政成民和，能無燕嬉之事歟？若以

罪譴而來又宜有登覽之美庶幾忘還謫之累焉繇是而言則茲境也當不廢矣奚取於余文如欲識其歲時請以斯言刻之至和二年冬十月一日記

撫州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元虞集

臨川臨汝書院在郡城西二里許有滙澤曰南湖延廣數百畝受西北諸源之水霖雨不涸旱乾可涸其流南出多所灌溉而後即城東流會焉蓋屬縣樂安崇仁宜黃之水皆至於郡城之南契所謂臨水汝水俱合於時江之水而東北行去郡城殊遠雖抑之趨近卒不可得也城郭之間峯嶺膠葛地勢迴薄有官府民居祠廟閭巷因其高下無有虛曠風氣隘互疏通委折則渠溝之流而巳矣是以無以宣其壅鬱去其壅底以來夷墟而玉清通焉則南

江西通志卷之九十四 湖廣志卷之九十四 臨汝書院記

湖之納於郡人之休養生息蓋有所繫焉書院雖以臨汝名實主於茲湖也考諸舊誌容其浚而莫之敢墮者舊已故宋天聖中修唐故事郡置放生池時守臣大常博士朱公正解用詔書即此湖為放生之地其說曰使魚鳥草木各遂其性以祝人君千萬壽云是以有司謹治之曾子固諸人皆嘗賦焉非直道其遊觀之美而已也及乎宋純儒士之在庠序尚進士業而務為極仕學道之君子有憂之是以常平使者都昌馮公去疾即湖為棠棣學者以從事乎為己之學書堂祠木文公而專信取行其說焉而茲湖也遂為風雨詭歸之地郡人士者艾童冠之至於斯也相觀而善是以繼庵程君以考亭之學來為之師游其門而知名者故司徒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故翰林學士吳公澄其人也蓋書院始於淳祐戊申未三年而內附國朝崇尚學校建官立師士之數學于斯者無敢慢焉又數十年而執事者弗度浸為旁迫埋壘殖利為飛魚躍

之高深潤以汗萊限以畦町吏民夫及時之樂士子與茅塞之歎
 彼獨何心哉吾聞之為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上有阡陌下有
 溝洫夫豈不知于其創而不收盡者所以為天道地利之當然而
 不可易不然何特於後之盡利者之輕廢乎此又君子之所當究
 心者矣是以仕於斯者豈無慨然欲復其舊乎蓋曰力有所不及
 而已至正辛巳蜀人王君堅操來為照磨覽其舊跡而歎焉語諸
 其寮以告監郡倅貳請按圖籍之舊而復之莫不稱善是時山長
 張震盡力職事租入無弊廉賤有常有措殿講堂門廡齋舍久壞
 而弗修者悉致其力而新完之土田之久侵於人者理而復之方
 委曲咨勸以承王君之志而募老亮人趙君雷澤寶來克合其志
 拯得其費即備使役具畚鍤除捐壞完段防沛然而清流集洲巖
 而止水停生植為之先輝飛動為之欣悅而郡將處州萬戶郭侯
 惟明始作漱石之亭以為之勸而放生風穿枕流智如其舊自始

江西通志卷之七

役至于成功朝立程督者錄事司達魯花赤和尙與眾也既而太

守洛陽楊公益始下車登新寺也觀斯湖也願而喜曰天將使吾

民沐浴聖化而無怠其用蔡乎春水方新秋潦既盡予得以與文

武吏士酌芳泉以胥慶詠太平於無涯有不在於斯者乎即幕三

君智屢任憲府而至是以得時措之宜者以予既老而倚于斯土

也命震率其列直虞登而以其府公之命來求為記云

開先寺觀瀑布記

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獨開先寺所見者最勝開先瀑布有二其

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劍香爐兩峯間為尤勝或

曰瀑布之源昔人未有窮之者或曰水出山絕頂衝激入深澗西

入康王谷為水簾東出香爐峯則為瀑布也十一月十八日南至

余約鄒守呂侯肩輿十數里至開先主僧志一作文室未成邀坐

茅屋中乃訪漱玉亭却至龍潭石峽口由寺至亭可二百步由亭

至峽口僅數十步蓋自遠觀之瀑布出自兩峯間如渴天半由近而觀則二瀑下注匯為重潭潭水出石峽乃為溪循山足東流以入於彭蠡當峽口仰望但見水從潭中出巖谷回互二瀑所從來不可復見矣峽石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字大二尺米芾書也石間多題名石柏字畫淺初不可悉辨命左右掬水沃之字乃見大率宋南渡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纔十二三因慨君子惟植節砥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托名巖石永久而人不識也又從石壁間讀淳熙中郡守禱雨神龍示現事一公為余言歲春夏交大雨後瀑水盛潭遽溢積葉墜梗皆蕩滌去不留謂之龍洗潭或歲旱人來取水潭中構龍神輒有應至今常然回坐亭趾上亭廢已久亭下池亦為石所埋初寺僧作石雷接潭上引水至寺中給庖湍又鑿石作此池即蘇長公賦詩處也徑八九尺雷水從潭

江西靈源寺

橋

上來流入池乃從池中復入雷以去而石雷廢亦十五六予命一公葺之一辭力弗聽也明年三月二十六日兩初霽部中又無事復約呂侯及通判羅從道幕賓徐君弼姪執中星子令葛俗德遊焉比抵寺諸公皆先詣一公余獨徑往潭下坐石上瀑水方怒瀉奔騰盪激聲震如萬雷令人心怖神悸股戰栗不休頃焉諸公至見余獨坐又顏色變皆拍手呼大笑然水聲湏洞呼笑聲亦不聞也寺僧云龍適洗潭矣予是一公文室已完又作竹筧接石雷引水過階除下清駛極可愛余命取水煮新茗一公謂近從後巖下得泉一窪以煮茗味比瀑水乃倍佳試之果然暮乃回六月十日余被召將赴京念人世行止不可必萬一有他累則清游不復得因與郡人段謙曹元同泛過落星湖約得路之半舍舟以行一公與光應知余來遠出迎乃與二僧攜手行至招隱橋坐橋上橋在寺前五十步潭水為溪所經也其西東松杉楓杞蒼翠色掩映從

樹底望鶴鳴諸峯高出樹杪僅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樹隙
 見巖腰採薪人衣白大如粟初疑此白石耳有噴漸移動乃知是
 人也橋下流水觸石澌澌鳴塵慮俗想蕩滌殆盡久之不能去乃
 造一公所跡余以所賦詩又出楞伽經使子讀讀盡卷頗悟微旨
 一二應公者戒行清峻畧涉書史年且老不欲他走一公邀留與
 同處郡中亂後無讀書人可以語余因數與往來一公清予詣潭
 下是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絕余指筧中水謂曰此水一耳何必復
 往也是夕宿寺中夜半兩大作比曉余未起應叩門告曰瀑布流
 如故矣盍亟起觀之余欣然攬衣起倚闌睇視良久日初出紅光
 徑照香爐諸峯上諸峯紫靄猶未散光景恍惚可玩不可言也應
 因誦李太白觀瀑詩又誦笑隱題太白觀瀑圖詩余笑曰安知今
 日無太白耶胡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比午乃還一公間為余言

江西... 江... 亦嘗讀書

開先者舊傳梁昭明太子之所棲隱南唐元宗在潛邸亦嘗讀書
 于此招隱橋其所造也後歸踐尊位乃即此造寺故以開先名有
 了巖和尚者實開山宋以來住山者皆名德寺前有松每株天數
 十圍佛印元禪師所手植近時南楚越公乃盡伐以建寺見者惜
 之而寺今亦為劫灰矣豈非數乎一之居此所願圖復其舊而適
 此大法凌遲有志未遂幸丈室苟完聊安餘息而已公尚丐我一
 言以記之吾之願耳余諾之未果為也

醴溪記

明梁寅

醴溪在蒙山之陽十五里其南北皆遠山水貫流其中北山之西
 曰堵山其次曰蒜峯又次曰紫雲峯其下為靈峯寺正北有三峯
 森立尤奇秀其東曰神峯吳將軍之祠在焉又東有岡迴抱曰鍊
 岡其南山之西曰石門兩峯對峙巨石如虎蹲其次曰大金峯大
 金峯而下綿亘若屏然至其盡處與鍊岡對中有圓阜突出水上

兩山銜之若龍之爭珠者居人名之曰珠堆當石門之下為松池
泉出其間竇如井者三四其味最甘醲之以為酒醇醲異於常以
為糜雖白粲而上凝赤色食之若飴蓋泉之尤美者也其下流為
溪演迤東注溉田可五六十頃居溪之陽凡百餘家而吳姓者十
之八九世耕且學多淳質故不徙其業不輕去其鄉予家在菰華
之陽松溪之士曹大父繇分宜之湖澤壘而徙於是里之名舊曰
菰收長老相傳云里之田極膏腴歲常豐收故古以是為名而其
為士者或名之曰裏漢予以溪之泉甘如醴故又更名醴溪云嘗
觀夫民戴仁而履義貞陰而抱陽其生一也而其水土之異則質
性亦殊是以君子慎其習焉吾里之俗淳厚且多秀異之士固地
氣然也使居是里者父飭其子長率其幼去華侈之尚守勤儉之
規革狠悖之性崇禮遜之美以是溪為仁里而人皆有士行顧不
係於習哉吾將見後來之才俊益多而地靈之所鍾未艾也故記

江西通志卷之四十一 物類

其山水之繁以示里之子弟使知有所本且有所勸是亦善風俗
之意哉

一 潘治東湖記

明 劉一煥

郡城之浸曰東西湖蓋自漢太守張躬奉太守慕廓為之始矣
唐武陽郡公韋公舟者拜洪州觀察使其治為元和稱史第一是
時吾郡之民竹而居者茅而茨者潦甚則虞憂煖甚則虞火願建
埽然而無用志公爰教民芟土為陶因山元材始變竹居茅茨之
俗為瓦屋萬八千餘間疏東西湖以注江開一門以蕩滌汚壘為
堤徑五尺長十二里以護暴漲於是吾郡瘵居良食而人文思自
嶺以北彭蠡以南稱名文初居其一都會矣國朝胡若思氏作吾
郡功德碑稱許韋兩公蓋旌陽神而祀於政其祭然日可見者皆
康功回功之寶武陽政而裁於神其穆然深慮於人所不及者
皆陰德陽伏之先微兩公吾郡其魚乎武陽之後東西湖之流代

有作者而才耳目睹禮則新安范公以歲之使民有餘於力不足於食公給其所不足者以用其所有餘者用能修武陽之業以通九津湖益治民以不飽夫之湖政復弛沿湖之民相與私奪尺以自附及編蘇葑圃隱湖頭以西帝即隋文之令下而吏益擾民傷益出湖有魚課三分其課一輸將作二隸郡以故當事急在探而緩在民每歲冬則竭流而漁澤若焦矣而沿湖之所棄餘亦皆湖受之故源壅而委瀾湖顛日縮不可致詰霖而暴漲災不能泄兩學宮先受其病竭流之日必有肯災應方數十里瓦礫相埋而所謂濼則廣壑煥則廣火熾如武陽時矣歲而午者田虛公未守吾郡郡中城郭溝涂先正之所勞作勤施以道吾民者靡不釐然舉矣至是後因博士之請條湖政七事上之兩臺報可而公身率長吏巡行相度鳩役受直程能數工而伐石鑿以為周堤寬隱顧之過於前亦畫一之政於後且也濼深以資岸增高以受淤物不

四百一十一

業於近力不疲於遠事半而功倍矣復慮竭澤貽民之災害為之多方節縮郡餉費七十餘金而邑各改編二十餘金以抵將作之課中禁請佃以杜方未出中公審制觀察使而堤成堤長五百五十四丈有奇濼治縣是橋曰玄梅子真相與蘇徐兩亭跋疇而三於是兩學宮之前其平如砥其環如壁洲然濼然善而不溢注而不涸已而得為者稱歲災者不作蓋其響應如此郡中嘉成事將刻石志遠而徵詞不佞夫不佞蓋受塵湖上者竊以為武陽之精神與吾郡相然始即一其所自始豈不美哉夫官不知湖之利而後以矢魚為利之不知湖之利而後以隱顯為利之二者其蔽一也公為吾郡深計長畫告以耕蓄招以譽勉務其遠者大者而使後之官民盡合其地者小者先勞之慮施及奕世即武陽可作何

以加諸易有之湖上蓋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故英之初曰大作五日惠心惠德相與無取頌請刻石以寄其無疆之祝

後有徵功德者胡氏之碑又何讓焉不任素不姻於詞惟是習知
湖政善其功之成且承也故次第其本末而書之

一 窪泉記

明 劉松

樟洲之東有流泉焉其源發乎桃花洞之與出洞口與鄧家原水
合而西行紆徐曲折循古株山之麓以達於樟洲上下六七里許
率負山而挾田田盤迴兩山間至樟洲始衍奔而平曠疇曠彌望
水下激成崖深行地中故田若益高水若益下耕者俯臨之不能
致昔有備旱潦者築巨堰塌其衝以消息之堰高與田等隱若東
峽春雨時止水灑灑交田面截奔蓄深溢流下飛久之浮壞深滌
地骨山露陂陀盤辟輪困突兀中路兩崖直堰之下其廣可數畝
而土礫散磽若素地然每秋高氣澄漲落潦縮泉一線穿壘土絡
間日刮月磨遞成盤窟深者若井淺者若臼圓者若盤杆虛者如
鼎鑊旋轉如碾渴教渴若瓶甌鏘然有聲悠然下赴乃交注土礦

江西 卷二

之兩腋磧墮而旁垂穹窿搜扶捲若象鼻獨盤屹而中峙其左則
抵突而漫頂珠跳雪濺魚沫騰沸其右則投間懸絕若銀綆瓊刀
飄風射虛以合注於磧下之大窪而聚焉廣可三尺餘從五尺深
如從之數而加二腹洞吻喙若鼓覆然四圍周環高擬壁壘其土
堅密近於石者表黎黑而中黃黃蠟黎鐵塗以青蒼雜以駢赤赤
者朱殷白者凝脂滿激波撞下空秀隙為燕窠為蜂戶為蟻埴為
羊胃為殼紋為錦綺為金鎖甲為鍾乳滑潤磊砢嵌巖燦爛不可
名狀其底瑩徹絕泥滓白沙錦石填壅其中水旋於窪若走敵赴
抹然乃折而蛇行渟淤為坎者再又西北行循州之陰以出黃塘
之右蓋由是趨白家橋歷石岡之陽遂北入章江矣泉初未有奇
之者歲在丁未六月夏余弟登始與其客邱子宏道步於其東原
寓舍之西巖尋幽而得之欣然以為奇謂當與吾二兄者游而紀
之明日余兄子中與余俱來因往觀之方循崖步壻已脩然有瀑

濮間意及注視水鏡溶溶若空乃解冠振衣浴於大窪時暑溽方
蘊水落崖半時時小魚跳擲空明仰捫絕壁不見日影笑語響答
如在盎中四人者盡樂而忘歸焉余弟壘為余言始來游時蓋探
足而復却者數四毛髮森豎有戒心焉宏道又言其下有小窪深
可沒脰而弗之及意或有神物居之蓋不可知也余以為是泉之
出也久矣有灌注流演之利無機械激決之勞徒為巖谷之所掩
伏草莽之所蒙翳蛇蟲魚鳥牛馬之所憑聚而飲踐宜過者掉臂
不顧也然堰之防之過抑沮尼使不得遂其安流邁往之志乃委
伏頓折匿迹於幽遐寂寞之濱至哀鳴怒號深觸沙石而不能自
已其亦可悲矣夫抑古者窪尊而抔飲茲泉合尊壘之體有窪之
義焉請名之曰窪泉且將作亭其上余兄弟日與賓客游咏於斯
以滌其壅滯廓其清明而陶淑其性情還其故我庶幾相忘於太
古淳龐之理不亦可乎余友有郭約者方學稼於是洲之陰而未

江西 卷五

陶履中

嘗一目斯泉之迹豈固忽於近者因為記以告之使知斯泉之勝
由余兄弟而得而余四人之遊亦斯泉之幸會也歟

來蘇古渡記

陶履中

海內之以來蘇查其地者實不一處蓋以眉山兄弟頹羅連讀凡
僻齋遊荒之鄉足跡叢楸也嗟乎當日之忘之者惟恐其速之不
速而後人之慕之者惟恐其招之不來未大可感哉且在他處每
得其一先生見過即託為不朽勝蹟獨壘一水之濱能並邀
其兄弟遊遊天涯壤隔荒和是日也似歷眉州之所有校而之筠
州矣江有嘉客蜀無居人山靈幸之况人羣乎及讀其自黃寄筠
壘答數韻則尤喜小蘇以東軒長老坐致雪堂師兄也九京可作
余將轉而覽之坡公公能不啞然作箕箒詩酬我且以粥飯主人
屬清冥太守乎因記以俟千秋之間津者

清

帶湖記

清

劉命清

帶湖自麻霞石關入小口歷鄂州抵花園而北連折而東注經綠

青寺橋其水清淺皆挾川沙以行復迤連而東北過石頭山山與

湖稍距然今石壁之下萬師緯板支柱之痕深入石裏昔為川舟

通濟之良今淤為湖者久矣據舊志帶湖名戴因唐時普王阜表

授兼叔倫刺郡邊築今泉陂以均水利凡數十廢今志云即千金

陂殆非也此湖延袤五六十里處一築堤而後灌溉之利不泯故

後人志其功德因名戴湖沈之蕭寺蘇堤皆不忘其所始耳今石

頭山北谷納雜峰琬山諸泉汪洋甚濶游遊為深澗之最勝焉橋

東山而下并曲而西則受重谷瀑布之流蓋散為大橋湖為洋湖

為浩湖為螺湖為古井湖為琴湖其深者為龍潭由潭以西地至

年水懼其洩而不留也乃障巨堤護柳陰灌漑千頃舟航遠隔焉

澤田牧里為高遠曠盤旋若帶逆焉今名云湖上多綠樟文梓長

松古澤岸竹溪花因時布疋鴉鵲鷓鴣鷓鴣之鳥翔其渚者可羣

而致菴菱菡萏雜頭晃浪之秀參差互映翠網華鮮則有狂鱗奔

駭奮沫鼓浪之奇夜靜風疎則社鼓利鐘隱若發於水上鏗鏘可

悅余宗世倚湖上環居虎溪歲輸此湖魚稅三石有奇四方遊履

至者或風日和煦撥棹嬉遊或月露淒流扣舷蕩漾莫不飲酒賦

詩期於暢遂夫幽情于二簡素塵事與族之遠老詠歌泉淵因邊

古月會之飲相與買舟泛湖保無有次葦石濯滄盤之志焉獲懼

其久而死也乃相約以志其事

唐

新創千金陂記

唐柏虔冉

撫州刺史渤海李公一日無事理舟汝水泝流而上顧視原野而

歎曰焉有沃壤如此而不富於民耶有田戶鄒拔跪而拜曰棧臨

川之小民老於農者請以利害計於使君願申其說公曰然因得

盡搜故事得華陂舊基焉棧曰華陂始於上元在大歷中有若顏

魯公亦建土塍陂尋亦廢塞在貞元中有若戴公置冷泉陂其迹

尋荒在太和中若有杜公修置不成咸通五年七年有若皇甫公

有若鍾離公相承八十餘年皆儀圖其地卒不能就公曰不然吾

試為汝成之於是究其源度其地鳩其工諭其民咸樂之九年

八月鑿冷泉故基自文昌橋直抵南洲鋪上口凡九百七十餘丈

接汝江皆沙礫排窒微有其址於是畚鍤既備併其二而開鑿乃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頁

浚其洫乃高其塼土與江口平盡出其沙與積壤榮東鹽委望之

若帶焉過報恩寺趨文昌橋下遠隴畝而分其溝塍錯鱗差二

十餘派陂堰五所以節水勢公又於其上橫截汝江置千金陂南

北百二十五丈斬木為檀屢新為濶間以巨石而絡之偶江水小

長陂則壅其水丈餘而入於冷泉之新渠奔流貫激通舟楫之利

於窮民走文昌橋北沿流三十餘里灌注原田新舊共百有餘頃

自茲田無荒者民悉力而開耕爾後又不可勝紀其頃畝矣先時

荒廢陂水不入仰天雨積潦而澆之苟旱暵不雨苗則盡槁是時

汝長寧長樂三鄉之民固無望秋成而輸王之稅不減他戶窮民

焦號無所控訴至有鬻妻傭女其苦甚矣嗚呼不有天意將大拯

於撫民則公曷蒞於臨汝耶曷成於千金陂耶民咸聚而謠曰公

俾景城民蘇南皮南皮斗門願績今存在昔河流西走燕魏民困

隄防日憂理水舟楫壅遏為弊仍歲公作斗門分水之勢亦不後
 民何公之制又曰公作千金撫民意深陂水沈沈樂乎人心我田
 不荒我苗如林慶公之去誰其嗣音十年夏新陂成公召郡從事
 及賓客載酒張樂觀陂以落之由是軍民無少長繫公之德賴公
 之惠因錄其績聞於廉使請諸閣借留引寇恂故事而聲聞朝廷
 為上郡之政首迨十一年夏公秩將滿懼公之去惜公美績恐泊
 於後錄事參軍衛宗卿臨川令陸愆都押衙李莊都虞候吳敦實
 子糾侯讓勾覆王贊泊州縣胥吏等羣進眾拜於庭曰公之利臨
 川其績彰彰厥功懋哉而千金之創特異於古雖汝南何敞開銅
 陽以利物節侯斷洪流以溉田無以過也不刊於石則撫人何所
 仰其德哉眾有議曰軍倅柏虔舟早踐文場善屬詞筆宜勒其事
 虔冉才非博古學昧通經而繆為賓吏纂我公之懿德豈能備乎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頁

辭不獲免因標羣觀縷其事志於貞石愧無文飾成通十一年歲
 在庚寅六月壬午朔廿八日己酉記
 宣和六年春正月予始至袁未幾民居三火而求水艱甚詢其故
 則曰井泉不豐歲旱輒涸仰水於江汲遠而售貴常以為病故緩
 急之際不足供絕缶昔嘗堰取仰山水為陂溉田而以其餘轉
 繚城中為火備今渠塞陂壞田變為陸不知幾何年矣博訪耆老
 莫知其端而老吏劉澄者出天禧三年通守袁延慶疏泉亭記具
 載始末顧其石雖亡而跡可攷又按令許歲委軍吏部役開決以
 防火災則知興廢之迹開浚之法其詳如此惟吏多苟且慢令不
 恤民瘼耳予曷敢不勉冬十一月農功既休乃召宜春尉馬緘治
 西陂乃召兵馬監押趙士勿浚渠未浚日已告成功支分派通皆
 復其舊田不病澆居不病汲緩急之際不病救邦人歡呼樂復其

利予於是樂斯民之樂而嘉前人之志感興廢之迹而懲苟且之
習蓋自唐元和及今凡三廢而三復矣馬知今日之復能無後日
堙廢之患乎因復刊袁公記于石而書其後庶幾異時體國愛民
者有考云

寶唐隄記

宋何異

寶唐崇仁水源之所自出也載於樂侍郎史震宇記近世洪內翰
邁賦短歌亦曰他年從子兮一葦航乎寶唐舊隄崇仁今為樂安
永豐分界余嘗委所親窮其源而問之一山高入雲際迴環峭崿
其中良田廣袤浮圖氏擇占勝處亦有居民數十畊鑿生聚自成
一川導餘水以出山則層崖峭峽奔湍而下半峽有巨石橫臥激
浪如山迅霆飛雪俱駭視聽是名礮石灘怒濤勢不可遏瀉入碧
潭是名石庫旁又一石相合至寶唐凹而聚焉溪始濬發彌望過
寶唐源而溪始安流自是迤邐而東凡一百二十餘里合支流遠

近者五曰西寧曰芙蓉曰巴源曰杯山曰羅山凡一山之水支流
再三見者不數焉相與舒徐入境洄旋於崇仁之邑治而溪始平
且澗如倦如歇如喜如舞如愛戀其所西不見其來東不見其去
際天一碧澄湛千古陰陽家謂其洋洋悠悠行欲留而我顧信而
有證下流至於嚴陀同流會巴水一百二十餘里則又灘稠竹節
與上流合然則邑治寶唐氣脉之中齊也先是邑治相直駕舟
為梁隨水高下通岸之南由月湖以至水尾橫堤數百丈人家茶
布兩岸相映如畫通際慶元庚申水與麓齊稍東一帶前既瀕溪
復又繫帶池沼他水捷出腹背受敵尺瓦寸椽蔑有存者隄岸大
半摧毀地盤漫亦沮洳稍聞即疑有魑魅夜莫敢行邑政度非所
甚急也率曰奈何縣大夫會稽潘君方到官一見喟然曰此如美
文卷眉目秀整而滿面瘡痍甚可惜也布政少定計費於蠹耗之
餘取材於他山之近銖積寸累念念不休將半年而工役興又二

年而形模具時久不雨水落岸出窮其底而築焉基既堅而一石四尺橫縱層砌於其上今其高已五七尺矣民始驚嘆亦多葺石負土陰出力以為之助岸分高下則舊路也有程氏者昔建橋今甃路高則民居舊從官賃今悉取以還官闕為通衢車可以方軌馬可以竝馳樺柳苑以成行余適歸自都城見聞生喜隨所留街路出力鋪砌橋牙中出登岸少南又以周馬帥虎所作三字橫榜於亭楣之上其後為小驛舍南窗照水鉤簾晚香來者得以休焉亦景物之一助也夫意出於人所不及而識者可以占為政之不荷張乖崖守金陵問過客好官員而得張晞顏萍鄉之政無他事也徒以入境則橋岸葺理田萊墾闢野無情農市無喧爭靜夜則更鼓分明以此驗其大者必可觀焉即與論薦於朝晞顏後亦通顯今潘君政術近民家至問疾留意學校士知歸嚮躬督陂澤獲有秋至於庭無滯訟獄無滯囚皆顯顯在人耳目茲役特其形

江門通志卷之四
新寧縣志

見於喟然之末者葦澤畫地有公論在焉江門通志卷之四者矣是隄也几案縣宇襟帶學宮清淑鬱積宜士宜民君每謂其大者當有魁奇之彥師友聖賢立德立功措世康莊為國柱石應黃州之識其次則以文章瑞世光焰傳遠若袞袞中不盡者又其次則秋賦春選每科加多堰合之符有待焉其下則家給人足貧富相資禮遜興行訟獄銷弭余謂四者固所願矣然君之所謂下則俗之所講上品也夫使閭里寧一歲事嘗登則可以省鞭朴可以廣惠愛可以安教養君亦庸盡無事而高卧於琴堂之上矣敬

時漢神請以是為築隄之報

宋

重修千金陂記

宋趙興翰

嘗讀杜君卿通典師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縣南造鉗盧陂累石為

隄榜開六石門以節水勢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

利後杜詩為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郟父後有杜母循吏

之流風善政民到於今稱之惟撫為郡以二水合流號曰臨汝考

之圖志臨川水在縣西五十里源出定川以今地勢觀之合宜黃

崇仁諸水由郡城而西趨豫章赴彭蠡此臨水也汝水源出南城

為時自時入石門為汝由郡東過文昌堰遶北城至西津與臨水

合郡城之山發跡軍峰重岡複巖菟菽炭業北行二百里至此為

二水所束止焉回環繚繞如玉圓腰金石臺屹峙於外故里識有

臺分堰合之語川融山結鍾奇孕秀人物瑰異生聚繁庶江右之

通志館稿紙

卷

四九

頁

巨鎮也流之上流距城七八里舊有支港決而他出又越二十餘

里方合與正流相為消長若支或則正壅褰裳可涉越旬不雨則

絕流地脉枯燥風氣渙散自唐已有千金陂逼走而行正然陂常

潰決絡興間郡有富民王姓者極力築隄以捍歲久復毀嘉熙間

太守計院趙公師部嘗經營於上流順地勢之直別鑿小渠引水

以至擬峴臺下事未及竟傍無障閘復成絕潢後之來者顧瞻水

歎欲作而復輟者屢矣今郡守秘書葉公夢得莅事之明年燕疑

坐嘯迺酌輿言欲回其瀾鳩工飭材浚廣舊渠築陂絕江以灌其

內陂長三百丈渠廣二十丈財用之幣餘而不侵經費工取之備

雇而不料夫丁一竹一木厚酬其直民樂為市咄嗟而辦源深流

長舳艦相接氣聚風宜漸復舊觀是役也肇於淳熙辛亥十月二

十日訖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見者咸喟其成之易也三衢徐三錫

實量其事頗有心計之助焉或有倡為浮議者曰盱城歲饑連播
 巨艦順流而來渠恐難受殊不知網發必俟春夏積雨巨漲然後
 鼓楫而下此邦亦然若只常流雖無此陂亦周水行舟也此一不
 足慮或者又曰溪濱而東多歷年所率為筒車以資灌溉陂而絕
 之人失此利殊不知東薪囊沙豈能涸流今西港述陂新陂綿亘
 倍此而下流自若此二不足慮又曰雖若之舟必夾私販若經岸
 下慮有檢梃多為謗議殊不知前此郡務亦布津關其越稅者未
 嘗無禁豈以陂而苛征此三不足慮又曰東門長橋民不病涉若
 水復古道或至衝蓋殊不知橋數十眼受水甚寬前此固聞屋裂
 於風矣未聞址圯於水也此四不足慮所可慮者閱歲滋久竹折
 木腐葺之勞費莫繼耳以今計之錢僅一千緡未僅二百石若歲
 加葺多則十之三四少則十之一二然以一郡之力為之亦直易

志館稿紙

五

事特在後之賢侯加之意爾因俾前節後杜之歌惠美於南陽也
 郡侯俾與翰識頗末刻諸堅珉故不敢以庸辭姑勉述其槩併得
 以剖或者之疑云

觀巷隄記

宋劉德秀

豐城為顛吉下流地勢窪甚歲春夏水暴至方縣數十里匯為巨
 澤縣元然居中以隄自障董董不沒以故傍縣之田率以夏潦通
 然後敢即功夏秋之交水勢殺則治江岸以約水歸道俾無橫溢
 幸得迄榘事歲以為常淳熙戊戌水蓄縣上流之岸曰觀巷未幾
 又蓄下流之岸曰聶家壩始隙甚微實土可望吏媮民情弗究弗
 度歲歷滋久至大潰決由是傍縣之田無稔歲熟視莫可奈何慶
 元丙辰永嘉林君仲懿來莅邑政咨所急務眾以是告君課吏具
 水所侵戶以廬計者八千一百有二田頃者六千二百六十有八

米不入民庾者為石九十萬有奇。粗不入公庾者為石五千有奇。常平王公容俱遺屬。按視復命曰：信則共捐錢出粟稱所費，委於邑而責成焉。林君於是以身總役而分隸其地於丞若尉，又禮致鄉官之賢與鄉士之有信義者，救選民之饒於財而不漁於官。浮屠氏之有幹力而畏事者，共集之上率以誠，下相以力，不督自勵。以是年之十一月經始，明年之二月迄事觀。巷累土為六級，廣下而殺上下之址為二十有五，而上取四之一，高二丈有四尺而修則七十丈。最家墻為級者四，視觀巷址廣五之二，而上殺半之高五之三，而修又半之。又以其餘力培子隄，凡十八處，增築稅亭石埽，以殺上流水勢，俾不得銳出石隄。所以為捍禦計者，甚至通共匠役五萬三千七百九十有五，無一怨訾。是歲水不暴民田，於是鄉父老走書來謁曰：茲役也甚重且艱，非賢部使者之恤民隱賢

令尹之銳於興利除害，莫克舉，願為記。久遠余曰：父老言是夫事敗於忽，功隳於成。父老誠知茲役之重且艱也，繼自今父詒子，兄勉弟，相與護視，惟謹。罇直漏補，使無底於敗。與隄後新令至，首舉以告上下相戒，以無忘厥初。則爾父老得以裕生理，養子孫，優游其間，而縣亦得以豐公家之所入，無急操切之政。利願不博哉，則書以為記，而使刻之石。

白鷺洲書院永堤記

明王命爵

往歲辛卯，不佞行役過里，會楚靜峰汪公佩二千石，章綬來守。吾吉既謁公，守下，退而語都人士曰：吾吉，人又與城，過稍稍非故。吾天惠，居侯起家，春官用能，以經術飭吏治，郡何幸比。居長安日，聞公治狀，藉甚。英能名，大都興學育才，惟修復白鷺洲書院為至。至不佞，曠然擊節久之。閱歲甲午，行役復過里，辱公賜之書院，并其堂恢恢如登其閣，我我如徐而臨月池，步號舍，秩扶如已環視。所築堤若覆堤，此此如也。為之低徊不能去。公曰：余無似，微諸大夫

國人之寵靈幸而修江文忠故事規制類一仍甚善獨計州當
事責渥水之衝弗堤弗障弗永消弗堤其在文忠時或者周慮以
有今日余故深察厥鑒謀之永新人別駕尹君學孔以為然遂屬
道厥成而覺即其邑人義助茲舉也將永恃以無虞乎竊竊堤曰
永子其謂何不佞居嘗評隱古二十石若抗之蘇堤消之長堤東
郡之全堤秦之捍海堤汾之文谷堤類以是有聞曾無慙於連振
至稱興學育才獨文翁一人跡所為惟是選小吏起學宮使弟子
受業非有碩畫鴻規周謀長慮視士肆如家塾視有司傳舍如子
孫世業三載苦心千秋成事若公茲舉也者即文翁謝不敏隨之
美魯侯也以作泮而勗韓侯以實墉永哉斯堤亦墉之實嗣膏頌
而興歌今之白鷺書院是雖然郡人士於斯是之乎窺公
也夫堤之為言坊也堤以坊水士之堤以坊身其經營注厝以坊
民其卷石撮土以堤天下後世語云十尺之堤壞於蟻穴乃士起

江西通志卷之四

撤焉蟻漏攸懼高者於崖岸平者毀廉隅通者殉朝市增者傲邱
壑咳者排山海恫者面牆壁甚則毀廉隅而於崖岸微即整而殉
朝市面牆壁而非山海愈變愈幻靡所底止蓋今滔滔皆是如吾
吉雁得之遺豈不猶有存者以彼風會之新摩耳目之染濡所求
乎砥柱中流斯亦難已公下車至今三年所其坊身惟廉惟德其
坊民惟惠惟公行且推其緒餘出而達牙仗鐵入而調鼎握衡風
俗人心若迴狂瀾於既倒將天下後世永攸賴焉都人士所不棄
敬首副德懿揚屬濯塵非夫也且無為貴吾吉士吉士捐閑不佞
語余曰然之公公曰然於是公以奏最從述職行至上洞啟明堂
嘉興吉二十石問狀公拜手稽首曰臣守吉不遑宋臣江萬里明
甚捷以修復書院或無貽前守辱昔萬里丁未還尚得請於朝賜
之御筆方今聖明在宥遐不作人則萬年一日也臣請得如萬里
請上且悅前行賜金紫車蓋美之噫嘻竊爾公之勳在百世不
毀可也斯堤亦永永有聞哉公諱某字某別號靜峰楚之黃梅人

萬歷庚辰進士

新築劍江堤記

夏良勝

豐城治瀕於江以雷煥得劍故以劍名
 李貞袁吉臨瑞之水必
 經其端而後入豫章以溯彭蠡禹迹不及故道無迴折象流深濶
 岸乃善崩崩則銀鋸之跡崩崖剝裂割屢虛而入以者先後無紀
 或曰劍雖去而道光上燭夜干星斗蛟螭潛窟時起而奪其精曜
 亦能作怪醜妖濤益江之害也令是者咸知宜堤不曰勞甚則曰
 費甚不曰干時議則曰吾傳舍也卒弗舉某年某來令斬斬有見
 乃曰前吾令弗為也後吾令又弗為也民其魚矣乎適屬耆老名
 匠石而計所以為堤者沿江之民踴躍聽令役供無避丁伐石於
 山斲材於林卷土於隆岡隱集無公私之域礮糧財用既具基址
 既畧厚薄既揣量其工而命之日趨孔棘間投沈鐵使蛟螭不近

志

五二

而材者鑿以轟石者磨以文各者甯之登筮許達旦暮弗有咎
 者越一歲告成延袤數百丈其崇如雲江流稍堤而底定民以嚴
 居者咸德令曰令居我也方懇石請紀其績令道以事忤上竟坐
 以堤之費有浮於籍者遂解官去民代辯非聽懼泯令也請益篤
 是不可無記也江之害果以耶果蛟螭耶嘗天也堤成而害息人
 勝之也彼令之害人也以一令而已天之害民以一邑之民而不
 能免人之害令亦天也是所以敗天下愛民之令也然予聞洪
 州者有韋公築堤捍江功尤博也迺以答卒之亟弗反辯而卒以
 韓公之銘白於後後之思公者曰非公吾之屍入海矣故廟祀翼
 如也豐城洪州郡也令去而思以不泯思之未已然必廟也若是
 而人之勝者大矣可以起天下愛民之心也故不可無記愧予文
 鄙非辨記也

明

田公堤祀

明

吳國倫

頃余重遊南康白鹿洞，因過五里橋，循崇陽溪入舟，所過行者於途，漁者於河，頌其郡守田公之賢，千萬人一口也。踰歲，南康諸生嘗及余門者，數十輩，求書以黃生蒙來為田公堤乞祀。蓋田公在郡，善造士而厚恤其私，又嘗新徙郡邑，兩學宮，處得善地而賢才相繼登用，士咸德之。其為堤，則又為郡學，深遠計，蓋學臨南城，城當彭蠡湖一面，湖受章貢弋三以之水，而成巨浸，為貢所載，東匯澤為彭蠡，是也。場湖左蠡，懸流而下，潏以湖地險，南康以才城扼之，能保無陵谷之虞乎？宋淳熙間，水勢漸地，城而時晦，廢木子為郡守，大治堤以障之。至今號崇陽堤，不朽。適年水勢徙而漸南，南城人患之，以所不堤，抵湖將蓋我城址。城址一受蓋，則附城而廢。

三四

三

非智也。願濟土災年，驟興大役，重為士民用，亦不得為仁。而願崇陽堤先賢之遺矩，在焉，儼然後事師也。吾其國之矣。按木子治堤時，告天轉運，得錢百萬，未五百斛，告趙提刑，亦得錢百萬，而蘇時運又以千楮佐之。此一時也。當報告而可，吾聞神依人而行，將卜諸明神，其濟士民之靈也。不濟，則守之弗和於人神也。於是齊被元帝宮，請得移其香資之羨，數百金，奏祀而費諸監司。會議以行，於是鳩工伐石，聚備棟椽，飾距城半里許，累為長堤，由大南門達文昌閣，黃婆磯以下，延袤可千餘尺，廣可二十尺。公又時時撤軒蓋，減賜從，巡行而勸勞之。登登馮馮，趨事者日，蓋忘倦。未數月，堤成，堅若累屢，險若天堑。外捍風濤，內蔽城郭，居者安堵，舟者鑄集，無復昏憂深淵之患。而學宮巍然臨其上，又若翼而增高，環而增。

秀士民聚觀且悅且歎曰此為非徒唐先生傑出能才藝進名之
曰曰公堤蓋與紫陽並稱云公名瑄字希舜閩之大田人起家進

士清江鎮復古堤記

浦江之水來自大庾踰庾嶺而北為章江石礚礚不盈尺行三百
里達於虔而與貢水合章江惟大又三百里為吉州踰吉州三百
里過袁河為瀟江瀟江以上為金川為玉峽夾岸多山而水未大
會無所事堤自金川至瀟江平曠加以袁河而浩汗瓊珠泉
雨時至慮彈為河矣故堤防之興自樟樹鎮始栽樟樹而劍江而
南浦踰吳城入於彭蠡放於江而水始獲所歸故樟樹江省一鉅
鎮也治水最亟焉初余取道瀟江見所岸壘壘皆水之齧餘也迨
縮綬而來則兀然金湯雄峙矣縉紳先生曰有香山盧公之初締
也水循其道吾邦千百年無事矣泝流可三四里有故堤遺址馴
水勢而東之毋為此門患蓋先民之遠慮焉往十餘歲水大決則

築新堤以自救迺徒內十餘丈堤益退而水駭駭遠樟樹之北關

從古堤遺址迴望巨浸汪洋宛在中央是豈可厝火安耶余初
跡事即從縉紳父老商興華問民所疾苦給諫祝公曰新政第一
義也無如接盧公之成績復下關之古堤乎爰與檇榔燕公司空
燕公竭吉鳩工而祝公實經始之士取諸湖之宜濬者下下而高
高兩利也木之直取諸進者之贏餘者其入之為民力之普存其
出之為民生之捍禦兩成也工計戶而均之使傭力者受其指運
末者輸其值兩便也始於元年之冬竣於二年之秋日星而裁霜
降而畢費金錢三百有奇縉紳先生協助之而郡守王公與余咸
捐俸益焉是役也分材用平板幹楊厚薄量基址保畚鍤捐餼糧
悉祝公定其畫既成以授鄉之廉幹者使董之工無得費役無曠
時蓋公以其經國之碩畫而寄之梓里焉是役也為鄉國捍患而
經紀之如其家堤成而公之經國亦稍覘一斑矣與利華等為民

去所疾苦，縣官事也，藉力繕神，而享有寧宇，且違於行，曠吾乃哆。

然誇績最矣。

明 一 盤溪濬河記

明董裕

盤治前有小河，僅受小舟，自昔商賈罕至，貨賄弗流，居民負戴，不賴舟楫之利，顧匪好勞也。以導河於芙蓉，匯於圓陂，勢乏齋浩，中由猴查陂抵龍鳴坳，水滢紆走石間，激以風濤，則建領矢又不，少噴雪排山之勢，即欲方之舟之有所不可。昔介庵先生有慨於中，嘗博採謀獻，書闕下，決策開濬，以貽永利。時有司視為緩圖，且奪於兌運之說，有力者又從而齟齬之，議格不行。識者悼焉。今上癸未，不佞竣滇事，過家邑，大夫省庵王侯以介庵之議來咨，余甚，建之既，又以咨養默詹子養，默益建之，且為之指陳利病，譬畫事，宜籌推財賄，一借箸間，河流之開濬，朋於指掌。王君勃然曰：非養默無以共此，養默亦曰：是誠在哉。於是偕仲子李庵及好義者何

江西卷六 物類

齊通等相與上下原隰，跋歷崎嶇，相度地勢，劑調人情，務出百利，毋遺一害。時有建引水之議者，謂水界崇仁，鑿山可通，養默曰：是

敷之也。彼趨而赴壑，難與爭利，有勑建聞之，議者謂時其蓄洩舟

可通行，養默曰：是障之也。將壅而潰，所傷必多。有申請命之議者，

謂興除之業，惟上制之宜。如介庵故事，養默曰：是諉之也。然苟利

於民，亦上所不禁。於是訊吉祀河裏賢鳩工，經始於本年，徒審之

月，而以無射月告成。閑者以濬隘者以闢紆迴者以徑分流而漫

行者以匯以淪石之可徙者以徙其不可徙者以奔以鑿昔之負

特齟者皆以懌以勸而水之泐泐泐者亦以汰以徐一時進般

操舟者咸集郭外山僻居民不覩舟楫者日聚觀如堵相與手加

額以謂千古勑見即連檣輪壑猶然為韓中丞所慨而負擔者頽

少息而商之什一居之積滯者亦稍稍遷化王侯之所以遺吾樂

者將世世賴之謂為百世之功非耶之役也財不煩官而因之於

民力不煩民而因之於水事無廢時不擾而集此惟王侯之獨斷
仲子輩之協謀而殫精矢志毅然倡之養默之力居多吾是以知
士君子欲動衆舉事者不可不樹望也夫河之濬有利無害人具
知之然昔重以明旨寢格不行而今舉之於庶士介庵挾名位之
重欲行之而不得而養默乃以一章逢倡之而有餘借令介庵之
時得養默一二輩則其事必不議格而其功亦且告成而不至托
之空言然介庵始之養默輩成之信乎成事在人而得人為難也
故得養默而介庵之議不虛王侯謂不佞之言乃可底績吾樂之
利將與河俱存所謂觀河洛而思功者不佞於此亦云

修築桑落洲堤後記
命維封郭堤而築也堤延亘凡七十餘里視封郭三倍有幾才五
閱月而告成中間經界督勸發廉捐資費約而功德民樂而子來

江西歸元

具裁勞右使堪祀中茲緣有後祀者善後之責猶遠矣蓋之念愈
深非一書之所能盡也當其告成之時都御史言曰核予在江郡
視若州大田黑壤沙磧雜壤中江水滋敷善瀆矧新贊舞實以速
惟難而可以為城乎後命按察僉事劉公來視按察故意慈民瘼
者即嚮行堤上鎮日終食不為艱審度虛實狀檄九江知府李君
規畫方略同知宋君專領其事率其民卒增高若干尺廣狹是又
沿堤種柳無慮數十萬以覆之江之所趨則佈橋接埽以防外衝
水之所聚則開渠導引以避內漲分隄而守則德化湖口黃梅宿
松四縣之民南昌九江新州三屯之卒盡驅勒石限地以責其功
不越月而績奏甚矣憂深而慮遠也昔為履視民儼憐由已伊尹
一夫不獲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豈好勞哉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也
是故先天建都立邑相其邱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使民日取而不
倦安土樂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貧瘠之區均平齊一皆足以

供郡邑之役使無而所用之計曰地彼百泉雖彼潯原蓋謂此也
是役也業已成矣又重輝之汲汲焉惟恐一隙之可投而貽其患
真誠一念視民如傷所謂為親伊尹其心者非耶余於是有感焉
而推廣其執作後記

重築西成堤併建開記

明 葛憲亮

郡城自廬山來復返而向廬前迎九龍諸派滙為湖是南湖者郡
城之所吞吐而仰受灌輸者也湖之水西行龍開河復北折會於
大江前兵憲陶公及王郡守以西隅缺陷築堤障之郡人稱曰新
壩壩上成街巷矮屋短垣無慮數十百一日壩上民涕泗交橫具
狀言某等卜居有年而比歲注潦為災春夏澎湃橫射岸刺毀如
崩厥角散而之四方者曩曩且堤中無間以通蓄洩至秋淨水落
湖以內又為平陸與長江隔若九疑曾不能走一葉輕舸而米鹽
之入郡城者悉壘壘負擔行矣郡城士民亦群以為言乃召諸有

江西 卷之 一

司圖度經營遂於萬歷壬子十一月某日募匠鳩工自南岸直抵
北之市廛處計一百八十餘丈咸築石為堤前時石以單築故不
能整久而今內外倍之又加之使高畢結基置雖懸河不能捐毫
末也題曰西成堤堤口為湖之尾閘築吊橋聽舳舻銜尾出入無
所阻而西成開者復請於兩臺即於此排石為之屹然金斗呂梁
之勝焉水將落而閘水滿湖危瀾不生望之疑明灘疑水鏡蓋不
獨資舟楫之利郡城受其灌輸而巨浸當前又儼然增一金湯矣
堤之外為龍開河舊有浮橋列魚苗菴口稍遠今移水滸廟前絕
河而度以便行者即名龍開渡而一切工役皆以稅犯錢金為之
不用民力一日工既訖不佞為紀其歲月昔紫陽先生守南康實
築有彭蠡門閘至今宜其利不佞豈敢窺紫陽外藩但以民事知
家事理民事便如理家事不佞敬佩服之無敢失尺寸且恐遺染
徒枉不威雖來與濟人猶家子產之誚也

重啓東作門併決塘開衝記

明 曹寅亮

循南薰門而東且北為舊東門今閉所從來至遠而相距百丈許
 有迎春門為江成入縣處止逼近東村落樵採一路與老鵝塘隔
 若天塹老鵝塘者枕城據回龍上流長江改在日昃而有土壩壅
 阻水道不能容魚物出入凡楓橋來自白下三吳需火出關者南
 岸無可泊雖暮夜必北過小池口夏初常迫風不可度秋高水落
 則江北又如螺髻沙篆坦然平陸乃棧船白浪艤中相顧失色
 謂此地為破冢洲矣一日聞郡士民來白前狀請開老鵝塘口并
 開舊東門去老鵝塘尺五開塘不併開門行舟泊塘下者無緣入
 郭內或開門不開塘則郭內僅通南北短輾輾輟而長江挂帆如
 鱗如織者故無列肆交市理是以萬歷癸丑二月某日先決老鵝
 塘口於六月十二日開舊東門併開迎春門時值淫潦江北一望

五九

吳

數百里汪洋若大海春未秋稼不得顆粒登場謂負妻孥子牽罷
 牛羸犬逸而之他方者無慮千萬指不佞為之愴然因憶皇祐吳
 中大饑范文正領浙西諭諸守大興土木以贍饑者余乃懇委官
 盡募為東門諸役逃水民爭扶舂鉞趨如歸市未浹旬而門啓題
 為東作門新築月城立兵馬司得陽驛故在城而茲改於老鵝塘
 口即北郭外也俯臨大江以便南北之徑渡者驛傍舊有白梁天
 琵琶亭今與俱遷讀江頭夜送客之句疑此地近之門內亦開三
 街一自門直入至道左折而南通大街為東聚街一自門右折而
 北連北門為北聚街一自大街直後某巷北至社稷壇為中集街
 而後集巷者則由北聚街支分直達都府皆在城東北隅草莽中
 而芟夷之其焚街奠地募民遷居悉如南薰門例亦不數月而誅
 茅結屋者林立蟻聚業以十計雖然猶有憾決老鵝塘口僅夏秋

間舟遠東門耳冬月水涸即不得入能濟之使深則經年皆可織舟既避風濤之患且通貿易之利城東列肆當不減城西而以塘高難濬源短易淤議未一也余測其地塘底濬深一丈七尺即冬月可與江平而去歲所決塘口今淤止二三寸數年稍一加濬自不為患其上役約近二千金即可為商民千百世利業已區畫其費而天下事有難如願者子志懷初服恐難不了之緣致贖集金之誠速不克舉受之以未齊終焉已

築封郭洲堤併修閘記

明 葛宜亮

封郭洲者在江北其堤綿亘三十里民田可三萬六千餘畝而湖池屯田亦幾其半江北蟻聚資以果然者數萬即江南素鉅大聚爭負為平泉陸海歲大熟收常倍江南綠泉子叔及縣官租賦所不給者若以此為外府獨苦江流憑陵春夏水大溢全以其利子

六〇

決臣先是萬歷三年督撫楊公觀察魏公始築外堤易沮洳為塲圍三十六年直指史公又運石閘以備堤內之蓄洩歲癸丑淫雨大浸稽天前所築外堤潰其七口新建石閘亦崩圯十之三余乃悉發贖緩及稅犯贓金募夫培築以癸丑年十月某日始事告成於某月某日所決七口咸復其故堤長三千八百丈有奇志培而高唐之間亦增修京城屹然無復可攻之勢即猝遇方張怒濤尚能挾其勝與波臣戰也指邑有餘稅每歲扣府五十金其單屯在壩內歲助屯租十金計以三年一為繕葺若干金子復衛甚嚴時時防大盜之眩篋擔囊而趨也庶其永永無患哉

龍河橋堰記

明 韋明傑

邑故有竹山洞水合於鳩溪交流城內環洋宮以連龍河龍河故
 有橋與兩岸城關相連為邑耆諱愬世建橋之下有堰則其子姓
 通族所築因設水碓以為利而一邑之風氣與并故實兩藉焉歲
 已百焉夷作祟其勢高出城開門橋堰一時盡圮甲寅秋諱君經
 濟慨然繼祖志重修是橋越乙卯復圮再修皆獨力肩之橋遂以
 成至今綿亘而堰則僅存故址後且為不法者去其所忌浸以蕩
 然譚聚族而訟兩臺臺撤行府縣議復其舊逡巡二十餘年徒望
 洋而歎余士中華理城垣為重建左開麗譙建水門高廣以殺水
 勢厥功固偉將無尾閘戩之風氣大散乎且新土之民飛駕小艇
 闖入城河設有奸人暴客湮跡其中何以識之固與諱君數排桐
 水次回是堰可復也諱君唯唯而咨嗟於眾心之不一身利之多
 口余曰唯則私而堰則公以一勞貲永利以利益一姓者小而以

江西通志卷之...

關通邑之風氣以資一方之利業者大且橋河繼先志而堰獨不
 可嗣前功乎矧有憲檄在即高利庸何傷於是諱君復相率緣金
 積薪負土畚鍤旋施堤址垂航會署兩橫流仍旋築旋圮終不以
 一策廢九仞已而事竣相與登城憑橋眺望二水洋洋交噴學宮
 前迤邐虹橋環迴筆架無復有奔流如箭一鴻無餘令人觀川流
 而興情逝者不大有裨於人文之聚乎水陸十門而水居其三南
 浦隘其上流鳩溪樹以石柵龍河得此一堰為北門鎖鑰無復有
 篙師舵伯銜尾而進為奸人暴客所睥睨乘間竊發者不又有益
 於干楸之助乎是役也計費雖若干緡為諱姓通族科派有羨議
 以朝夕錐刀佐歲時修葺所謂因利以導之不損民財費官帑而
 實陰有造於全邑者也乃其經營拮据克紹前業則惟諱君之功
 余特為記其事勒諸石以告後之君子庶幾無使有不法奸民去
 其所忌以興諱氏譽而重以拂通邑之同然者

新埽記

明 楊 廉

治水猶用兵以正合以奇勝而後可以盡用兵之術正以為之隄
 奇以為之埽而後可以盡治水之術周禮曰善溝者水激之善防
 者水淫之鄭氏謂淫乃水淤泥土助之為厚此其後世之所謂埽
 乎豐城地勢低窪當春夏水生之時所恃者隄而已然諸隄以縣
 治之隄為要縣治之隄以埽為要埽也橫波突出成功最難隄
 之有埽自宋潘熙間辛帥彙疾始繼此而能留意者惟端平間邑
 人徐侍郎鹿卿至國朝洪武間何丞昭善戴諸縣志可考也自餘
 皆忽不知務波濤蓄及則退而示弱而隄始不勝其任猶用兵無
 奇終亦折北潰散而已郡守祝侯瀚下車之二年親臨豐城問民
 疾苦顧縣之隄岌岌然乃進父老諭之曰此宜隄此宜埽父老曰
 彼固隄彼固埽侯曰斯言太泥耳今之水勢使幸帥復生亦必別
 有所處矣父老曰然侯為之經畫纖悉連之鎮巡潘臬咸從其議
 遂撤節推揚君譽莅其事君旦暮躬跡說以先民民志其勞不數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六二 頁

月而埽成於是邑父老以書來屬為記以垂久遠廉爾隄吾縣治
 而知埽之為急者能幾人哉天順間尚令槐欲於上流安沙導水
 西行其論甚高而未覩其成成化間黃簿墾竭力以塞石橋之決
 築隄長五十丈近年劉令璉因其傾圮又從而改築其長倍之是
 一令一簿為有功茲事最鉅者而所就僅若此今侯去辛帥三百
 餘年而見與之合且新局於昔人之陳迹其功之卓當與辛帥
 並矣埽二其一在水口是為石埽其一在教家壩是為土埽管度
 於宏治己未之夏訖工於庚申之冬廉聞祝侯欲更埽於普庵堂
 之下屬歲款財力殫屈不可為比捐堂食之錢以為費則章貢發
 而後時矣期於今歲辛酉水昏正而成之不毫髮及帝歲侯剖決
 如流率五鼓起視事至漏下二十刻方退寢其勤且敏前此未之
 見是役也縣令何君洽亦焦勞以相厥成云

永濟陂記

明胡居仁

五里彭家陂舊用柴土壘作踰年則柴朽土崩水泄田涸民受其

害於是召匠謀易石甃衆懼工大難成又慮冬寒或有風雲居仁

因思古之役民皆以農隙此役雖勞實為養民之本興築城郭宮

室臺榭以用民力者異矣里中周君景忠厚公直人也衆所信服

乃就謀焉尚屬乃偕弟同懋及夏隆張福宗等率衆併力冬十一

月辛丑經始至壬戌畢工灌溉不息民無旱傷故更其名曰永濟

嗚呼民為邦本田里溝洫實王政先務故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

洫今有司既不用心於此向非周君之賢則此鄉之民無歲不有

旱患然此一事耳苟非得人尚不能濟況為國而無賢才可乎記

此雖以謝周君之德實所以為鄉鄰幸也他方之賢慕義而興則

惠之所施益博後之人能繼此而作則澤益及於無窮焉是為記

江蘇通志續編

卷

三

三

重修黃坂陂記

明陸鳳儀

玉山當上流盡處地勢陡絕若連瓶然每雨集則溝澮皆盈簷漏

未停而椽涸如故萬畝鱗次仰吸冰溪邑故置陂所以防旱魃也

然歲久易漉蒙右又從而侵伍之官司雖有專責而當事者漫不

為意以故猶蓄無備易盈易涸歲耗不登室鮮蓋藏者非直天時
 為之也丁丑春晉江周侯令茲邑溫良樂易廉明有成始下車遠
 親厥邑喟然歎曰敝哉邑也民何以生乎遂靖事節費約已裕民
 與利除弊善政纒纒共大如修文廟以妥聖置學田以贍士建橋
 以利決節夫役之勞清詭糧之弊修文筆改城門百年壙壘一具
 俱舉水利一事尤屢屢焉適少尹章君至度其人可與共理侯乃
 下令於邑中曰余爾牧也忍視爾敝今與侯而陂謂章君曰水利
 君職也而往監之既厥心焉於是取吉鳩工登陟齊舉約畝受力
 宣勤田畷報程俾夫走饑涇者疏之蓄者築之廢壞者更之為陂
 右所奪者復之舊陂虛簿惟填土於積薪之上故水振而易填且
 築且地迄無成功最則下列松捨以固其址上壘巨石以障其流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旁開亟實以殺其勢延袤各數十尺洪濤衝激屹不為動引水由
 川以注於澮而澮有閉由澮以達於田而田有坪支分派衍迤迤
 洋溢雖元旱逾時而澤不告竭又為立久遠之制某陂灌至某處
 計田若干頃某陂立長某人陂甲隸其下灌漑以順而逆序者有
 罰啓閉以時而盜戕者有禁區畫曲盡緯有成規皆章君之所為
 成焉築邑而計之為陂二十餘所而黃陂板陂靈湖用力尤多焉
 自冬徂夏功乃告成嗣是轉齊部南田化上野無曠土歲書大有
 是役也上以仁率下以義惠佚道使民民忘其勞利在王人世世
 享德焉君子可以觀政矣王之民飽二公之德伐石樹功無忘夫
 惠匪私也周侯名日甲號翠坡閩之晉江人章君名元輝號梅岡
 直隸青陽人

明

泰和修築破塘口長堤記

明 陳昌楨

邑破塘口切城關之西。濶一方。巖溜湍深而為鮮豔。首南山。址虎
 山約十里許。而皆被於贛江也。土著者侯彭守約。語予。茲塘舊名
 白石湖。後渠待御太尹兩祖。佃湖之半為私業。廣種菱藕於兩塘。
 淑歲時泛船其間。採菱鴈泳為通。一任貧窶。擷食。里人因呼為菱
 藕塘。甫列方丈。綿亘幅街。盡民耕止井牧之所。夾塘左右。庶姓族
 居。商店駢排。既為鬧市。橫截以四達街。街距以洲二百餘丈。而遠
 贛水。泯泯順下。猶建瓴然。正德初元。有股。以日牛乳。回注藉。年
 久。泥沙交溢。積不道。加以上流之淤。湧對岸南。溪突漲。為一大
 沙洲。袤二里許。陣水北潰。而射。以岸。岸大疎。惡善。故。既防無施。
 六十年之間。日頽月。向之所。謂族居。駢肆。井牧之地。盡在

六五

以中。勢將搖撼。縣陽而為折。兩郡田土賦稅也。民洵洵焉。懷剝膚
 之怨。故今名曰破塘口。云。前核轄司良牧。目擊其患。而憂之。願上
 憚奏請之。頻仍。而寢題。履下。則慮不費之艱。浩而莫措。處克馬。奮
 阻。貽患。滋鉅。舊令。岑。都。謀。見。華。天。公。嘗。咨。究。利害。臨。現。營。度。至。再
 會。膺。內。名。而。綴。明年。曙。台。唐。公。至。覽。之。驚。歎。曰。江。岸。頽。矣。吾。而
 司。牧。忍。視。其。壞。塢。墜。淪。喪。民。土。物。之。愛。且。為。魚。乎。吾。當。殫。力。以。捍
 邑。木。幾。以。入。觀。行。士。民。復。言。其。害。於。撫。臺。潘。公。延。憂。趙。公。符。下。郡
 邑。時。郡。倅。曹。公。適。署。邑。篆。議。銷。遣。完。稅。契。舊。羨。銀。兩。與。富。戶。賂。納
 虛。報。之。數。備。充。修。築。工。費。外。發。倉。儲。為。助。已。而。先。生。選。治。力。言。三
 項。通。負。事。屬。年。久。一旦。嚴。嶽。恐。生。搗。心。况。望。此。濟。需。所。益。幾。何。職
 忝。當。事。安。敢。他。語。嘗。臨。破。塘。口。詳。觀。而。熟。計。之。矣。決。潰。延。演。七。里。
 盡。當。河。流。之。衝。欲。植。築。排。塞。非。萬。金。以。上。不。可。欲。開。濶。防。補。恐。擄

海而百潰隨之歟。冰里甲則驟開閘，厥勅錢糧，則項題請。此皆論
事而非當事之定計也。今惟冀民而不至厲民，因土之故，築之使
反其宅，斯可矣。然未行而言，徒屬孟浪，必請而行，終憂覆餗。今臨
非敢曰能之，願借使官姑俟來春，畢力撤放。先生於是首坤窪場，
禁屏埽埴，然後寬除三項，道征以已自理。職罰費，巡通與大府張
公符發，重犯贖金，擇名習築石工，而給發之。俾將募進，近候民，
石於山，令各運受，顧所計地受直，餓民惟信。堆負扛載，聚石成板，
先生親冒風露之毒，臨涉登頓，商度水勢，指示石工，相極受荷，墮
之所，營礮礮堅，似深築基，修五礮頭，純既禦，旁設枝疏，似難距
錐牙，橫截水勢，頂則用三合灰土，疊搗厚劑，平直如原，可度多人
礮下，各起有泥淤小洲，頗能障水，南迎蓋不特竹棘薪屬而已。儂
月之規，旅石之固，矢其當塘口一帶，夾五礮上下，水勢悍疾，險隘

六六

尤其奔審財，募工緣岸，築堤為防，仍用石作束水。每堤一大，分作
三層，每層尺度高廣有差，率費下而教上，務崇基厚。址也。於凡故
岸舊堤，隨其低昂，緣而合之。完堤三百餘丈，歸然如壙，自此以遠
麓山決河，用道府符來金矢之贖，羨仍呼投罪徒，儼熟手工備。照
式依岸，地築堤，級數高廣如之。於是經費既裕，庶工林聚，心一
力齊，登登丕作，總為堤八百餘丈，為石礮五座，各高一丈五尺，闊
一丈二尺，長一十二丈，外為水府祠碑亭共一所，斷續賴接，支聯
餘始作以迄，就工為日六百五十，籌較級費，為白金若干，用人之
力計三十餘萬工，然費皆取於罰，後民不知財所從出，力皆集於
履募，眾不見其危，反已謂之惠而不費，非耶。

明

紫陽堤記

陳敏政

彭蠡湖滙江西十三郡六十餘縣之水由湖口以出于江每春夏雨集峽水盛長江流湍急而湖水勢緩為江流所逼弗得出則水益漲而益闊瀾漫數百里長洲巨灘不得踪跡與洞庭震澤俱為天下之巨浸焉凡舟楫之經于是者幸天晴風便波浪不興則揚帆徑渡亦易易爾不幸半濟之頃值風雨驟作巨浪如山前奔後擁潛蛟怒鯨從而出沒以作其勢舟行少失便利輒蕩覆破碎雖有仁人義士望而憐之莫克救援也南康當揚瀾左蠡之衝波浪之險尤甚故凡舟之至是者必擇深灣曲巷泊之以風平浪靜而後行其近地可以泊舟渚者上三十里曰瀘溪下五里許曰神林浦客舟往往集焉惟郡傍皆高崖峻岸洪濤巨浪日夕衝撞其間

六七

非特往來者無所于休而居民之舫驛遞之舟亦無所于藏由是商旅不停貿易靡獲而居民益貧惟所謂西灣者水漲可容數百舟而其灣淺狹內無委曲之港外無捍浪之堤南風捲浪往往毀民垣壁宋元祐間郡守吳審理始于灣口構木為障崇慶四年郡守孫喬年請于朝以石為堤延袤千有百尺廣二十尺橫截洪流之衝中闢為門以通舟出入內濬二澳可容千艘人以爲便歲久漸圯淳熙間朱夫子來為守申准監司撥官錢一千貫米五百石募民修築迨今三百年日漸頽圯豈無一二賢守令嘗加修葺而遷代不常工費不足卒無成功隄石為水洗去者十二三二澳亦壅塞乾淺弗足禦浪而庇舟景泰甲戌夏敏政以太平郡判邊守南康詢輿俗舉廢事于父老或曰是隄為官民商旅之利也若及今不修隄前功而貽後患興廢舉廢莫有急于此者余聞之惻然

暇日率僚屬父老詣舊址而周視之則為功甚大所費亦廣郡邑之儲枵然莫措也既踰年政行民便郡頗無事集僚佐以議之時同知潮陽蔡君用生通判濟南孫君智節推西蜀張君應選會曰南郡雖陋而三邑鉅室之好義士亦多公果能斷然以興廢為已任吾輩以公意徧諭之必有傾囊捐廩以助者為之殆不難也郡司獄桂林盧思聰勇敢士也毅然請以身任督役之勞選能敏耆老二人曰官瑋梁冲協力謀之于是建昌縣鉅室揚素觀以舟載石工詣府廷謁畢即與思聰等沿江上下視創石之所而用工焉且獻穀百石為廩工費其他鉅室相繼而至或助之穀或濟之財踰年石工來告得石闊二尺厚三寸者七千八十尺有奇農工既畢湖水亦涸邑人咸曰可以即事矣遠近聞之父戒其子兄諭其弟荷簣攜錘雲集隄下情願效力因命瑋冲籍其少壯什五之而

江陰縣志卷之六

卷之六

六

真

分二番用旬有五日則一更之以息其力由是人心益喜乃悉取舊石之傾圯者而重甃之煉石為灰煮糯為粥兩石之鍊以粥和灰而膠之俾堅若一旦澹澳之壑以益隄之高計用穀七百石銀二百兩有奇經始于乙亥之十月畢工于丙子之九月長廣如舊加高三尺遠而望之宛若一城屹立于巨湖之濱以扼洪濤而障巨浪居舟行楫咸得棲泊而無風濤之險初工人發土得古碑于隄側乃咸平二年鄉貢進士張某所作德星亭記亭則知軍林撰叙為館賓之所者也而郡志失之人莫知有是亭也越數百年而是碑復顯于今星子義士左璇請以私財構亭于隄東而區以舊名南瞰湖水北面通衢往來之士至是者每舉手加額曰朱文公百載將廢之功不意復覩其成于今日也豈徒一郡一邑之民所賴東西南北之士罔不皆賴焉博哉是隄之為利也仁哉太守之

為心也。工既畢，思聰鑿石請記。余以郡監旁午，弗遑措筆。今年幾七十，獲請于朝而致其仕。代者既至，心慮稍清，乃書記鐫諸石，以紀用功之次第。其助財穀之士，則書之碑陰云。

鏡州東湖堤記

明 周 廣

郡之域左偏為隄者曰東湖。湖有故堤，唐刺史李公復築以捍江。為城備歲久，堤圯湖以隄障，亦為泥沙刷淺。過水泉洩，則可途有患無利。公私病焉。湖週迴三十里，瀦芝山、崇福、雲南、蒼福諸山水。西薄郡城，西北則鄱陽縣學挹其勝。永平通衢，橫互於南，有鉤橋畫橋，德新橋以出入水道。顧惟德新橋，冷隘口當春夏水溢，一灣無障，城猶無隄也。嘉靖二年春正月，鄱陽范公以提衛武事至，承民解騷，後思與休息。越明年秋九月，嘗登芝山，觀地勢，得其聚，因謀諸郡守彭辨之，命知縣徐俊民計財力若干，鳩工作石堤一道。

卷之六

六九

於德新橋，冷高闊丈尺各若干，中為堰口，瀦水於湖，仍留釣橋畫橋二冷，隨時以消其溢。令通舟楫，踰月告成。廣巡理學政，適以時至。郡之士大夫胡司寇俞金憲輩相與言曰：昔隄名李公，禦外患也。今隄名范公，興內利也。隄成而民德之，不忘。廣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曰仁。仁，民善政也。范公何心焉？范公亦曰：從湖水之決也。為隄，民心之決也。難地且利，人且和矣。尤懼其決於法而決於禮也。又如之何而隄之廣？曰：公懼之，民德之，上下相親，曰信。信，五而政成，宜書以記。

台上古堰記

明

周志偉

密波故在靖安安義兩邑之界其源一出靖安濠源若源濠源一出安義株源蛟源合流南行過遠田至台山始入吾邑西境又東行過台山分為兩溪又分為南北五州至縣東合流入湖不知何時於台山之南決為溪直趨大湖地勢中低橫奔以溢東行溪圳往往斷流溪塞先年邑民歲約一人為長率領子弟負橋修葺築決口歲以為常水得東流旱乾有備因稱決壞立懸以來民多逐末往往修築不時一遇亢旱束手無策甲辰旱乙巳又旱邑乃大饑志偉歸自蜀中因與李侯問及茲事侯憤然曰此吾志也次日躬自相視以陂當諸源之會而修築止於橋支宜隨築隨決遂議鳩工易石為徑久圖乃檄吳君專理其事又擇有鄉望者分理之

七

不踰月告成功以石砌者長九丈濶五尺疏圳五路灌田六百餘頃是時秋秒至冬無雨而水之分流於東日日沃沃灌蓄侯又導入縣請築於是農懼於野旅頌於途商歌於市而垂白之老咸涕泣語曰六十七年未曾見此蓋樂侯成之速而又悲侯來之暮相與走余乞言為記陽山子曰余讀漢循吏傳見當時循吏往往留意於桑柘溝洫之間未嘗不嘆其為治有本今之名能吏者大都期會簿書而已故民於其來也惵惵然於其去也漠漠然侯治吾邑至誠存心愷惻為政至水利尤加意必欲遺民千百載之計侯非古之人哉侯非古之人哉侯姓李名恒敷雲南大理人吳君名禮福建晉田人

宜黃永豐陂記

明周邦傑

披星宮羅堰主堤塘九坎主溝渠農丈人主稼穡與天田聯絡於
 斗牛東南君子在位田野闢封殖潤則其星明吾郡當斗牛南城
 宜黃又當郡南尤足占候天人而觀風良牧宜治沙河而東數里
 許有高陵廣野町畦繡錯老農老圃出入棲息於豐草長林之中
 者可圖可畫乃其地土脉全勅水泉不涸舉數十百頃之膏精黃
 雲安所待澤乎故有小堰堰宜水為渠以資灌溉謂之堰陂因陋
 便名久亦湮廢尋或修之平無升斗以連波臣之巧嚴陵王令公
 之雅宜也既手取其民而噢咻之又知是陂繫一方利便其為噢
 咻匪類也於是采輿議於其人相地勢於其野謂舊渠之所以易
 涸者堰道下也乃因舊渠故道增鑿新渠二里許直抵上游乘高
 絕流而為新堤橫感溪水馮入渠中如膏如練潔迴潤澤於畝者

七一

十餘里歲大穰穰於是令公政事之暇率賓從酌芳泉以落之福
 壤拉原一旦雲屯川泳仰瞻大宙羅堰諸星若為之增輝於牛斗
 鄉薦紳率父老子弟進而請曰秦鑿涇水相愚於霸術耳尚有鄭
 國之名令公之鑿斯渠非王政耶願因令德標之嘉名公不自以
 為功命曰永豐永豐云者永有歲年為民徼福於陂蓋無窮也諸
 為紳三復永豐之義謀一言以記之不佞聞令公之為德於宜澤
 周河潤類若永豐然者更僕未易悉數第盡力溝洫即神禹之聖
 孔子猶以為難能而追叙之雖令公之功視神禹不無廣狹巨細
 至於為世永賴則信乎不在焉下也昔張乖崖守金陵每問好官
 員於過客得張乖顏之治葺鄉而薦之無他惟以入其境橋岸葺
 田萊闢野無惰農夜則更鼓分明而已今令公治行度越葺鄉者
 殆相萬也而過客之訪必有乖崖其人亦佞所記者特以垂茲後
 之美於不朽耳

重修九劇陂記

明符 遂

自阡陌開井地廢先王疆理之法溝洫川澮之制不復見於後世而農之水利敝矣陂塘者所以拯其弊而興其利也是故良有司重之南豐九陂在太平鄉三十六都劇河之下唐開元中縣令游侯創也陂凡九修而成故以九名近代又謂官陂者凡各鄉都有陂皆土人修之而此陂乃藉官府之力故又以官名蓋其發源最遠且非一縣合眾流滄瀉汙蕩至於劇河水中怪石漫列錯置號怒之聲湍急之勢彷彿吕梁其當洪虞奔馳尤甚筏夫舫子東載稻物浮中而下魂旒膽落必手眼俱到拄篙不爽否則筏舫裂况長保有所載之物乎更二里許即陂所兩涯相距凡三十丈無惑乎其難成也嘗游侯初創時陂水順決於夏坊至彭坊又逆決於楊東車至羅家圳入時灌田數千畝其成雖難而其利則溥矣

游侯創此良有司哉嗣後傾圮日久田數苦旱國朝宏治之間一嘗修之而未有緒乃嘉靖乙酉春三月視侯曰水利重事也豈可坐視其廢而不舉議者咸慮工鉅難成欲沮止之侯笑曰烏有可成於昔而不可成於今耶即指所費若干金所灌若干田隨田多寡而出費酌事宜立規制委老人李琬募匠伐石百手并作每石長八尺廣視長四之一厚視廣半之縱排而銜聯自東至西排至九十片自下至上壘一十層縱用双料表一丈六尺顛視武漸殺用石凡千有八百務為堅久秋八月厥功告成由是陂水悉循故道而曩時苦旱之田復為沃壤矣侯又良有司哉土人苦畢於數百年之餘而一旦享茲博利舉欣然有喜色而來告曰願有記竊維事之創始固難成終亦不易是陂也游侯創於前視侯修於後昔人謂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二侯其吾民之召杜乎雖然一陂

之善一政之良也。吾聞游侯多技能，其為良有司也。不止創破故
 民至今誦之，學宮至今祀之。今觀祝侯才傑識敏，德政在人，亦不
 止於修破，異日吾民有不誦之手，學宮有不祀之乎？游侯名茂洪，
 字簡之，崇仁人，祝侯名繼皋，字師謨，海寧人，併記之。俾錫諸石，庶
 後人知是破之所以創，所以成也。

重築松沙港石堤記

清高夢說

余領信州之三年，弋陽令陶君耀以書請於余曰：弋邑古餘干地，
 勝國時戶口殷庶，耕第後先相望，乃今故陋日甚，訊之耆舊，僉謂
 弋有松沙港者，形家所云胎元水也。舊築石堤捍之，使其水環縣，
 今堤壞水走而西，則氣洩矣。誠欲為弋復舊觀，則修堤之役不可
 緩。耀採其議，將謀興築焉。余即報之曰：修築誠善政，但興大役，則
 胥徒且因緣為奸利，幸謹察之。陶君固雅習吏事，聞予言，益自綜
 覈，先率屬捐貲，凡工力財用，皆臆度口畫，擇旦民者，碩有德者，掌
 之無所旁貸，一以鑿鼓集事，而士民之輸力與財者，皆鱗集麀至。

江西一區物信

續紙

忘其勞且費焉。工始庚戌四月，迨辛亥正月而堤成長二百餘丈，
 高六尺，廣四丈，用石一萬塊，松木五百株，用力一萬餘工，用錢一
 千餘緡。陶君又以書來告成，且索余記。噫！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
 矣。蓋令之治邑，猶主人之治家治一家者。凡家之內，若門若堂，若
 寢，有頽壞弗治者，必以時修葺焉。否則家政替矣。治一邑者，凡一
 邑之署舍城郭與夫道路堤堰之屬，有頽壞弗治者，又孰非令之
 所宜修葺。顧今之為令者，往往得舍其官，苟圖便安，惟冀旦夕遯
 去，斯已耳。或銳意興作用民財，如泥沙投民力，如牛馬小不中程，
 鞭笞及之，工未成而怨已集矣。陶君之令弋也，久能信其民，而又
 敏於為政，凡學宮城垣衙署之陟剝者，既已相其所急，而先圖之。
 矣。至是復築堤以為弋民百世計，各梓雲集，錢米波屬，大功既成，
 豈徒欣欣可不謂吏之勤且良者哉。至其感稱形容，言不過謂民
 可樂成，難與慮始，姑借是為鼓舞之端耳。若以為誠然是為吏者
 不必修教養之方，為士若民者不必講積學力田之業，而惟恃此
 湯湯之水，薪薪之石，可以規富庶而有餘，豈非惑之大者乎？予故

敘是役之終始而更白陶君之指以告後之宰是邦者

重修大有開記

清郭曰燧

善	為	治	者	必	使	野	有	恒	堂	之	田	而	復	園	有	恒	足	之	賦	故	禹	之	任	土
作	貢	也	先	之	治	水	其	決	九	川	距	四	海	以	除	其	德	之	大	者	實	乎	不	可
及	矣	若	滴	欲	涪	距	川	則	去	害	而	兼	收	其	利	後	之	言	水	泉	之	高	洩	者
師	之	純	近	世	知	急	田	賦	而	不	知	水	之	為	利	害	非	誠	不	知	也	課	吏	者
惟	治	賦	之	藏	絀	為	最	先	王	坊	庸	之	政	謂	宜	民	間	自	為	謀	有	司	簿	者
書	之	所	不	責	謂	之	不	急	是	以	莫	肯	盡	心	惜	費	其	不	講	於	足	賦	之	道
也	余	近	弊	大	有	圩	外	臨	章	貢	之	交	漲	內	受	陵	阜	之	下	流	匯	澤	為	湖
遇	遭	延	袤	為	田	若	干	畝	備	潦	嘗	什	之	七	旱	什	之	三	潦	則	使	水	行	
溢	而	爭	地	早	則	使	水	得	引	注	之	溉	田	惟	開	之	開	閉	是	恃	此	大	有	之
疏	為	沃	野	無	凶	年	按	什	碑	載	自	宏	治	十	二	年	即	守	祀	公	創	建	厥	後

李公明審也康熙十三年又圮時滇閩變起而湖苑在門庭大

七四

屨	北	屨	修	弊	先	輩	文	字	可	考	者	萬	歷	十	五	年	則	萬	公	恭	康	熙	五	年
之	餘	歲	殺	不	登	顧	安	所	得	匠	石	之	骨	年	後	一	年	澤	不	故	障	客	歲	圩
民	合	詞	請	之	郡	守	諸	公	保	有	邑	令	王	公	恭	濬	則	恨	疾	苦	上	聞	之	晚
也	既	得	報	即	各	捐	俸	為	倡	選	幹	員	董	之	本	圩	相	勸	計	畝	出	資	圩	長
領	其	事	又	得	行	僧	六	鎮	六	為	之	慶	幕	時	多	好	義	樂	施	者	工	訖	有	
成	鳴	呼	世	嘗	以	愚	民	難	與	慮	始	至	若	仰	事	俯	畜	之	產	無	歲	集	資	况
非	登	高	而	招	雖	家	到	戶	說	如	築	室	於	道	求	其	一	心	齊	力	也	難	昔	人
又	謂	在	位	者	重	舉	事	而	樂	因	楮	故	郵	國	之	稅	謂	足	疲	秦	西	門	豹	又
之	治	非	業	人	亦	煩	苦	由	是	言	之	則	長	吏	以	民	事	為	已	任	尤	難	得	也

今幼我郡邑之長不以簿書之所不責而歸之惟惟恐不及宜下
之惟忻茲昔所為而成由是此一方者曰賦之源以裕所謂有恒
豐之田斯有恒足之賦無復有通負以累長上者矣孰謂簿書之
所不責者無益於厥最哉壽僧未屬余作文以記之夫余之言語
氣力不足動人曷克追賤萬李兩公而不能已於言者君子之舉
事也必計久遠始事者莫不欲其長存而其後或至怠廢自昔賢
智為民捍患興利者達路社而在使後人皆如前人之心則民
之受其賜者誠未有艾雖謂之萬世之利可也是不可無記以告
來者

新城縣重修城郭記

清孔昂

余讀大司成王公念初邑志嘆焉曰新城之民農之家什九農無
田什七耕人之田而輸其數曰佃受直而助其耕曰工獨耕無直

七五

情人助已而還之曰什工三時農忙率其婦子畢力於耕時造其
獲也強半入於田主要償諸所貸蓋雨澤枯而實懸危又什之七
矣民既苦貧備稍有水旱田不收益困苦故水利亟重也余鄉叢
山複嶺川流湍激雨即暴漲有壩射崩決之虞調不終日不獲其
利農田或引高泉曲注謂之圳或堰小澗旁行謂之陂或鑿深池
澗蓄謂之塘或民自為之官不及問也聞之宏治間旱余族高伯
祖獻仁公率家築塘師小塘二陂灌田數百餘畝俗稱雙龍出海
鄉民頌之歲久陂圯塘壞政不修兵荒相繼公賦日促為者無以供
租稅貧者困於流離而俗乃大壞余從叔某愛之作而曰利不
不與害不迫不除君子得志不並事利民而聚民之利以利已利
利己舉非惟害民盜賊公行已亦甚不利焉昔許述出知興元府
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既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為述行壞
堰湖其為曰鄒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為此以此其畏古之聖賢

有以利人無不利也然則擅利國惠民之美彼是使其男嗣修彼
豈非卿才資生之切務乎於是捐金若干先其所急首砌此師彼
里之上樂而和之鳩工筑石約費銀八十兩有奇不日而成是役
也無早潦則無通旬衣食既足志孝之教由然以成而遂近水
開風者俱可復起矣

白公隄記

清一朱載

樹德於民而藉言以傳非德之至者也德之至者不傳以言而言
以傳此吾於白公堤樂得而有言也堤曰白公者何中丞白公捐
資築隄民德之遂以名焉中丞為國撫民為民興利宜也民之德
之以食福於是隄者象而向之困於無隄者甚且久也隄屬臨之
清江十六七八九四都而南昌之豐城瑞州之高安接漢馬袁贛
兩河之水交會於是沿河百餘里土田汙下以隄為命歲辛巳隄
決水大至湮沒田廬無算殿後旋築旋圯迄無寧歲居民莫敢托
足膏腴數萬頃草惟宅之而接敵徵賦格於常制無能寬假上下

江西通志卷之六 物俗

交困十有八年於茲矣我白公甫下車諮訪利弊以次興除尤憐
憫農田水利凡溪港支派濬蓄隄防宜濬宜疏宜開宜築飭所在
有司查察於是吾三邑人士以斯隄請公單車親臨閱視慨然歎
曰民病若此不職莅此土者何以為心乃量度料物工徒捐俸數
千金徵賸江太守汪君南安司馬毛君董其事兩君體公意柳風
沐雨經畫盡瘁始事於康熙戊戌孟冬迄己亥季夏凡五閱月而
工竣於是橋之彌望汪洋者原隰井然矣嚮之哀鴻嗷嗷者其兒
安宅矣嚮之蕪穢不治者黍與與而獲翼翼矣三邑之人德公無
已田而食曰此我公賜之食也蓋而衣曰此我公賜之衣也屋而
居曰此我公賜之居也閭井洽此父老子弟歲時斗酒相勞則曰
吾憐之保聚而安全者公之惠也而實無非此隄之功則又指其
隄曰此非前此之隄而我公之隄也此白公隄所由名乎猶未已
也且將勒碑以紀之馳書走二千里乞余為言余以桑梓受庇所
以德公豈有異情矧茲不朽盛事微鄉人請能已於言乎且夫
築之役固非易事守土者每畏而委之曰非我咎也否則曰

一人任不然則曰為之無益奈何嗟乎國計民生之不可問蓋此
三言中矣今公切飢溺由己之思捐清俸以衛民務為久計無遺
後患盡反乎三者之見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抑余聞是隄屢
修屢潰每風狂雨驟若有怪物昂起頃刻木石俱沈公自為文祭
禱而後興工工成歲餘風雨不為隄患是又至誠之所感乎非偶
然也余吏於浙憫浙民之久罹海患築塘為捍經畫累年卒未有
效以是益歎公之才德為不可及遂忘其固陋而不禁有味乎其
言之也自今以往常有公之隄則亦常有公之德常有公之德則
亦常有余之言余言何足傳其亦藉公之德以傳也公諱演號近
薇奉天籍歲丁酉以中丞節巡撫江右汪君名清字澄庵奉天人
毛君名士儀字抑齋浙江遂安人備書之者重公之知人善任而
兩君能不負所使也是為記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 卷七 物俗

開豫章溝記

清 吳紹詩

南昌外濱章江迢遙數十里長流貫注圩堰之近民田者為豐款
所關余下車始即兢兢於此隨宜整理而城市民廛亦復不安於
水當春秋兩潦街衢暴溢居窪者浸室陋者圯求其故不得為之
考舊牒訪故老乃知城中之水猶為東湖西經水關闌注濠入江
江水盛則開閉有豫章溝者分派而東繞永和門出城入賢士湖
以達於彭蠡古制未嘗不善豫章溝久廢不治而湖流更淤江水
外漲水關開不得宣洩則溢而上出上出之水泛泛然無所歸終
於民田為壑是則繫於農者亦大不徒室廬之急行旅之憂也余
亟籌所以復豫章溝故道者會制府高公來闕兵語及之不以余
言為謬正當檄司查勘有新城候選州同陳君守訓具牘端拱歷
階進曰守訓卜居於茲數世矣食毛踐土享太平之盛稍贏餘思
所以為奉公之助父兄蓄此志久未有會也今開豫章溝有利於
居民請獨任工費以承父兄之志夫導水濬流為民生衛者承德

意之遠於下也。其下有勇於為善，不私其力以奉公者，被德化之
 深也。是謹列會勛，修復豫章溝事宜。及陳守訓願捐之情，合併上
 聞，得旨允行。於是委員監修，其工值聽陳守訓自理。起東湖之東，
 至賢士湖，石溝袤三百七十六丈，甃以方石，既整既堅。土溝袤六
 百九十七丈，甃以密石，溝經城根，恐傷城也。固之以石，
 掘之以鐵柵，溝當道以通行人也。覆之以石，而上平之如砥。其諸
 要口水出入也，以石建閘，經始於乾隆三十二年八月，竣工於明
 年之二月。量事期計，徒庸書餼糧物土方慮材用，共費銀一萬四
 千兩有奇。其夏久雨，湖水不上出，民稱便焉。更謀所以善後者，委
 南昌通判專司其事。選役主閘，余方喜百年之故道以復，而一方
 之樂善可嘉也。爰紀其事，且為之銘曰：皇化涵濡，從善鼓舞，贊助
 有人，慶墜以舉。城之內外，數十萬戶，昔病流水，今樂安土，不浸下
 田，亦慶多稔。望心永嘉，美利用晉，其事匪他。運道復古，慎哉司民。
 毋棄前矩。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重修李渠記

清李芳春

清	李渠記	唐憲宗元和四年	刺史李公將順	以素多
唐	憲宗元和四年	刺史李公將順	以素多	
宋	嘉祐二年	距元和百八十九載	無算	故素民到今
元	天禧三年	為時二十有		
明	嘉靖六年	又百有六載		
清	乾隆三十二年	八月	竣工於明	
年	二月	量事期計	徒庸書餼糧物土方慮材用	共費銀一萬四
千	兩有奇	其夏久雨	湖水不上出	民稱便焉
南	昌通判專司其事	選役主閘	余方喜百年之故道以復	而一方
之	樂善可嘉也	爰紀其事	且為之銘曰	皇化涵濡
有	人慶墜以舉	城之內外	數十萬戶	昔病流水
田	亦慶多稔	望心永嘉	美利用晉	其事匪他
毋	棄前矩			
合	秀江邦人	利之曰	李渠其始	為崇興而惠且無算
戶	祝馬宋至道二年	距元和百八十九載	無算	故素民到今
王	公熱大治	故通而新之	興頌息自	至道天禧三年
三	載素公	史慶通判	是州澹之	歷徽宗宣和六年
到	孫公琪	因民災	力替太守	林公徽之
熙	四年	太守張公	約澹之	又七年
寶	慶二年	丁亥	太守曹公	訓再澹之
距	元和	逾四百載	吳渠	歷久

嗚呼	何前	後時	與人之相	伴一至	此也	余自	莅	卡	來	語	訪	紳	士
京曹	公治	渠到	今又逾	四百載	而屈	指	修	有	省	蹟	者	亦	僅
十七	年	黃公	鳴	喬	瀘	之	自	明	之	季	至	回	朝
百徐	公迪	大清	之	刻	有	後	渠	亭	記	萬	歷	三	年
餘載	太守	劉公	伯	起	瀘	之	宏	治	十	三	年	大	守
第一	大功	戴在	郡	瑞	班	人	可	考	也	由	宋	曆	元
遠慮	蓋自	元和	至	寶	慶	四	百	年	間	浚	渠	名	氏
處與	夫坊	市地	名	投	夫	條	目	及	登	次	渠	長	破
若干	以貯	水某	為	橋	以	便	往	來	某	為	減	水	溝
折鐵	微畢	具其	治	渠	如	某	處	用	疏	某	處	用	整
慶到	李渠	志九	地	形	水	勢	高	庫	廣	狹	險	易	注
甚蓋	甚民	同告	病	公	亟	議	修	換	閱	一	月	而	渠
基蓋	甚民	同告	病	公	亟	議	修	換	閱	一	月	而	渠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老計論字故無日不有一李渠在
 意中然未敢率意輕舉曾因
 治多故查復唐天聖所開五井
 大加浚治民不苦汲地方極便
 重修郡系至宋曾公修復渠志
 一辨披閱久之恍然指掌先委
 慶渠先慶巡檢魏映葵前往察
 開具核說乃於康熙己酉仲冬
 大會文武僚屬暨鄉先生父老
 士民及其地之所稱渠長陳戶
 有存者親行披驗不憚跋涉
 不草中詳討窮廣中原志而講
 見其水勢自趨而東蓋緣春夏
 之交山漲暴發堰既壞廢水隨
 潰而去決民田居散溢所陷開
 漸與江會既橫不可制而渠源
 積壅反塞所經故道或淤為沙
 或高為阜即其存者茫乎其
 僅若一絲殆不可識其所潰之
 水亦或亂流莫定茲壞民田
 諸公曰此渠廢之由也不治其
 本渠未可復乃議大修故堰始
 備地而加增廓焉其法大堰內
 外俱種松為格外護然後丙

橋每於其底選松之最大者截為枕木伏壓其旁作橋外護然後
 兩面依橋壘石覆土加砂積薪層次修築務俾牢固其東西倚各
 廣至數尋而高與開跡故堰倍之又於其上設葦木隨橋首首接
 安放施以維繫不使稍有搖動蓋自始事以來遠近送材鳩工
 給值雖委有專官而予必躬必親間日單騎按視閱一月而渠成
 始自陂頭至西城下計十里按古渠力行疏鑿必復其舊由西城
 渠口入城至報恩寺東轉而北會於奔江凡幾十折雖坊巷異名
 盡改其故猶可得之想像勢聲聞皆藉徹底開浚而後乃今水循
 故道清流汨汨如雲如繞郊外之原隰址畦郭內之井塘池澗圓
 居民飲含源濯無井取給焉屬比歲夏初雨稍愆期賴此渠水自
 我西郊田用優渥邦人聚觀莫不踴躍相慶即余亦自賀素志之
 獲遂也惟是樂成雖易慮始實難歲月漸遠典制就湮使非考驗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八口物信 稿紙

有據規畫初定其能長如今日乎爰謀之神士父老銓次善後每
 月以一石氏六塘長專理其事週而復始凡以時加減堰口迄偶
 有殘缺壅滯即時修補疏濬毋俾蔓延大有損失則此渠之利賴
 可以傳之世世不朽矣然計用通松橋若干枕木若干各若干及
 總管分管之者民與正克朋克之增長其數目姓名急另有冊存
 兩昌太史郭公作記以誦予愧未敢當謹摭其實以告來者附
 於曹公李渠志之後云爾

宋相王公義田記

宋王

孫蘇

敷文閣學士樂平王公方為布衣時已魁然負公輔之器嘗曰自
 吾前人衣食茲土五葉矣傳至於今而支派日益蕃產析資分有
 不能以自活左親戚而右墳墓於吾心重愧慚焉計所以處之而
 力患不贍既而公與兄監丞相次拔進士公橫翔藩武遂自掖垣
 來鎮全蜀其家嗣元度從公掌內機因請於公曰大人祿四千石
 序長亦幸竊廩稍酬曩所志今其時矣相與度囊中裝以畀其家

市田以賑族。徐幸忝屬吏，守廣漢。公喜於酬素志也。為葆言之。葆家姑蘇，之有范氏義田久矣。聞公言，退而取其條畫，與其所刻錄。君倚之說以獻於公，公欣然有契。往往斂敬之法，蓋參取而並行之。感哉公之用心也。不鄙謂葆復俾記之。葆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均出於祖，而饑者弗食，等之路。人有仁心者，宜不爾也。公平生學問，有得於養心寡慾，而居常論議，且以能定能應為法。茲舉也，亦足以見其利己之念輕，而持族之意重矣。抑葆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當積而不能繼，雖樂善不能垂久也。世傳文正在丹陽，使子堯夫歸取麥五百斛，堯夫聞友人三喪未舉，盡以畀之。文正因期予以廟廊器，蓋范氏之賢不特文正，而又有忠宣。故文正事仁宗，而宣相哲廟蔚然相望，為國名臣，由其所存者異也。今公所志不減，文正而元度，視忠宣且無愧也。日建植當遂與范氏方駕矣。葆於公無能為役，徒以生文正之鄉，偶能誦文正之事，而遂俾之當君倚之筆，愧非其人也。固辭不獲，於是乎書。紹興三十一年。

吉水縣除屯田租記

宋楊萬里

予謝病免歸，逃虛幽屏。一日，吉水人士王子俊等四百餘人，合詞請於予曰：屯田之為吉水病，三四百年於茲矣。十餘年來，病之中又滋病焉。蓋自唐宋五代以還，吉水之屯田在一郡為加多，而其征為已重。乾道淳熙間，郡白於朝，請官鬻之，而更為稅畷。于是租之為斛者二千一百三十四，有奇。屯田之重租，則去矣，而上供之常數自若也。淳熙之十五年，天台陳君臧孫來長吾邑，未及下車，亟詣府極論其本末，守以其說上之。部使者部使者上之地，官方是時，吉水之守王公謙賢也。張公叔椿、鄭公汝諧相繼為部使者，亦賢也。地卿趙公彥逾、邱公崇葉、公翥又賢也。故君之請不壅於上，聞乃紹熙之三年，越五月十二日，制詔執事，其悉蠲之。命下之日，百里之民如痿起，行權聲丕同。升聞於天，願先生大書以詔周極。以毋忘諸公之賢，以永懷聖天子之德。予曰：諾哉。紹興四年秋。

江西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藝文志 新紙

七月十一日記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元虞集

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昔者斯洞
 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朱文公作
 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祇手天下學者嚮往以奉宗焉
 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者翼之不敏假守茲郡誠不敢以學
 校為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未之能學也思致其所為
 教者而未之能也然而瞻其既稟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
 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費
 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肖翁實通攝翁院
 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夫侯之意王
 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于石嗚呼朱子之書學

江西通志

卷

八二

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為學之要本末始終毫分
 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
 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况乎有明師良友
 相先後之討論問辨以求其正觀感契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
 人固何待於人之食之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
 自侯為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負侯之心也侯名翼之字鵬舉
 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是郡也三年矣通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
 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石開繕郡治非必當為者不為
 也足以事集而人不知稷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黃氏柴君
 鄱陽人其父師雙峯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樂平州慈湖書院贍學田記
 元危素

昔楊文元公之率樂平也首倡士民興修學舍闡明心學以崇教

化未幾民翕然應之。蠶健制服。至今號為詩書之邦。向之蒙公息
 澤者。由今觀之。皆其高曾祖父矣。餘澤在人。尚能感念之。不泯孔
 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有以哉。哀正肅公。提點江東刑獄。乃叔書
 樓于廟學之後。入本朝。至元十九年。縣尹翟公。銜謀于故宋丞相
 馬公。專祠揚氏。乃以貢士莊田若干。以贖師生。以供祠事。馬公以
 為宜。乃得魏氏之隙地于縣治之東。高明壘。爽爰築宮。其止率諸
 生舍。貢士事。既上。聞賜額曰。慈湖書院。設官如令。式至元二十七
 年。抄籍。延祐二年。經理田畝。俱作贖學田土。其後不知緣由者。每
 以貢士莊田為辭。而吏得以舞文其間。至正辛巳。公之五世從曾
 孫同翁。來為山長。列其事于郡。饒州路總管府知事于君凱。喜于
 郡守曰。朝廷以貢士莊養士行之已久。無害于法。若何而斬于是
 上之于江浙行省。行省是其言。自是書院始有田。素使過是州。既
 拜謁祠下。同翁具述其顯末。求為之記。予惟楊氏學出于陸文安。

公其為樂平也。賢朱文公為浙東常平使者之所薦。而不知者紛
 紛然以為朱陸異學。可勝嘆哉。今學院有田。以自養學于其中者。
 他日出而仕于時。當以是為師範矣。

上猶縣均田記

明 尹 奎

南安為江西徽郡。上猶之隸南安。又郡之最微邑也。其地前阻雄
 嶺。右隔柳桂。左潯車貢之水。後枕虔衡諸峻。山亘延極於無際。故
 其土田。經緯乎邛陵川澤之衍。非水之滋。則山之原。阜敗陀也。正
 德中。道起柳虔之文。禍播連數省。上猶扼盜出入吃背。故環數百
 里間。並極蹂躪之慘。久因據結成巢。田蕪萊不耕。治者數歲。反抵
 平。而縣邑。墟。相望。隴曠蕩莫可措辦矣。已又割邑之半為崇
 義。疆理至錯。賦籍編失。所推考。歲常改造。則盡吏猾胥。視贖下
 上。操輕重於賦科中。屠拊物。不以衡鑿。依惟其制。搗氏斷斷相關。
 爭。訟牒。勞稍。宜。農。若。蠟。毛。吏。於。其。易。者。恒。病。之。夫。時。主。計。之。臣。議
 括天下民田。上猶最於險遠。卒莫得以情聞。人之民始聚議控奏。

於朝乃部勅下所司多歲吏更以難集弗為任郡司理江都樓君
 奔極往換邑事檢牒雙然數曰是安得後民所急泄泄玩上委漫
 不一為之所耶夫田雖弗正則賦稅無均賦稅人最則訟獄繁作
 政之不獲所平其此之由乎乃舍爰於郊躬程督諸役就事視決
 惟濟則者此差其壞度繁廣則量人執其準揆畫形圖則史書記
 其曲分積勾股則推算限其數不再月事訖功竣四距咸周三壤
 併則計田成賦而書數之分明即略制賦而虛詭之弊絕蓋自是
 田以戶歸故賦無漏稽之籍戶以丁實故役靡濫追之擾士興學
 而民赴業市野歡歌不知息之所從出者於是士論於民曰昔之
 患苦其謂何今之樂順其謂何非司理君執為之也乃相與建祠
 祝君而因樹石祠中以狀微余言鏡之石樓君名懋中余南都所
 校士世以科第顯江都其善政在南安非一事而上猶人頌思其
 治績尤衆余所記特重均曰故不忍附書

恢復洞田記

明 陳文燭

江西通志補遺卷四 物類 續紙

萬歷八年江陵柄政嚴禁偽學詔毀書院江西多創建悉在殿中
 白鹿洞巋然獨存蓋魯殿靈光也洞在匡廬五老峯中與睢陽石
 鼓嶽麓並雄宇內昭代益重之洞田計二千三百餘畝議濬邊得
 價四百四十餘兩留備祀典者僅三百畝壬解散去存空名也萬
 歷十二年廟堂議復書院江西復者半洞田在新建者四百二十
 二畝入南昌正學書院在建昌者一千一百畝價存司庫會中丞
 餘姚陳公御史益都朱公端人並列倡明正學下復田之議文燭
 典司事右使宋公應昌學使沈公九疇咸謂國家莫大乎養士若
 入大倉直梯米耳給買者價而洞田遂復守道王公橋巡道顧公
 雲程贊而行之南康太守潘君志伊新洞志學使公屬余言以傳
 永久陳公歎曰斯田也剝而復者也物無剝盡之理故易曰復其
 見天地之心乎孔子以顏氏之子庶幾於復而孟氏以禹稷之功
 並天地者同之其心之謂與于祿如師眾敏如求短喪如子是類

而屬迷而凶非復也千載議焉禁偽學而無其實與焚詩書毀鄉
校者身耳烏得而禁之願學者勿入於偽而使人竊禁之名是
吾道之興與故曰學古有獲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偉哉茲舉
錢於貞珉告後之造士者是年正學書院田亦復而學使公為記
樹南昌府馬歷丁亥夏日
宗藩義田記
明 鄒守益

白鹿洞於四書院尤顯南唐時給田以贍生徒考亭請額給書置
田於谷源臥龍莊嗣是名卿碩流宣教數俗四百餘年歲拓代增
計星子都昌建昌新建四邑凡二千三百餘畝而宗藩未有嘉靖
乙卯秋饑為永豐王朱厚熜以所置都昌柳氏田聚訟相額輸田
於白鹿洞凡二百九十二畝歲入紫陽倉租穀計四百三十二石
以養俊髦而社爭怨當道議追僧償確辭而受於是分巡李一翰
以達於陳中丞珠奕柱史遵嘉其行有司大書報國養賢四字
以旌之而王判府思敬真田故佃甲讓園制籍仍錫石以垂永久
遣伴徵言於洞守益受而讀之歎曰是舉也昭三善焉高皇帝表

正萬邦後二帝三王綱常暨列聖熙熙嘉靖我萬邦天錫純嘏本
支百世率履繩蹈短利而競義見靈芑貽謀之臧焉蓋封世祿
徵福佛老捐厚貲重寶而弗靳茲獨隆儒重道誓守初志以靜言
肅遠為恥見好善擇術之端焉當道之始也進租給償據物祛
奸而終也旌淑樹風嚴賞貽久見敷政原赦之周焉是可以詔來
學矣二三子發軔之始故事後食茲三善可以無負尚有光於先
哲其由歟伊甲勒諸碑陰

亦庵義田記

清 張貞生

古今圖土之設豈得已哉往代恤固有冬月給衣被薪炭及飲食
者有詔給衣食至給棺槨是之毋令暴露者有內侍持餅肉徧賜
藥因仍真賜沐者胥從不得已之心行活人於獄之事然濟人深
消有不可為常補救一時隨行隨止其在於全輕犯法打文網罪
不一等未結之案特解之人草創可聽而欲求其生一息尚存何
忍促之死然往往疫厲薰蒸饑饉屢轉不獲死所使得一存心地

方塵念民命者。蠲資給勝。勸人出粟。一仿古常平義倉之制。為狃
 犴。緩須。史為。化工。補缺陷。行之一日。垂之。歷年。斯不亦美。意良法
 而特未有。以此入告者。今年春。予過西昌。萬亦庵。知亦庵有義田。
 詢之。則園土。飲食。資也。前此獄多。疫死。中公竭鉢底活之。饋食。弗
 絕。欲以為常。予友蕭子孟。防謂。緇流。護生。兼及犴獄。為此感德事。
 何況吾黨。且終不可久。爰捐田租若干。佐之。為久遠計。予聞而嘆
 息。謂此。余向所欲。仿常平義倉之制。而不可必得者。今乃於亦庵
 見之。邪。昔蕭太常先生兄弟。皆歲給郡縣獄米。特未有為經久計
 者。後之人。踵其意。而擴充之。真善成美善。繼志者矣。亦庵法。佶謂
 業有義田。是不可不傳。諸不朽。因屬記於予。余聞之。孫覺知福州。
 民欠官錢。獄繫甚眾。有俠士出錢五百萬。請葬佛殿。覺曰。汝輩施
 錢。願得福耳。孰若以錢為獄。眾償官。使數百人出之。繫即請佛亦
 歡喜。垂慈。獲福不更多乎。士從之。遂輸官。因圖以空後人。編其事
 以徵感應。則今此賑囚。始於禪鉢。成於義田。有初心。有滿地樂善。

江西卷六 稿紙

願力。食報無量。余不記。當何有。默為記之者。獨是西昌獄。僅一邑
 獄耳。亦庵義田。僅一亦庵義田耳。使果得一有心地方。塵念民命
 者。痛園土之設。甯不得已。舉所謂美意良法。處處行之。俾秋肅春
 生。並施不悖。則海內雖不必刑措。而刑措之風。或以為不可幾。豈
 真不可幾也哉。

重修秀峯寺大殿并置御書樓香火日記 清白 潢

山岳之秀靈。鍾自天地。而封表之權。必有待於直聽作則之元后。
 在易山上於火。其象為賁。夫以敦良植其體。離明發其光。故表傳
 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聖人用賁之道。煥乎大
 哉。我皇上聖神天縱。加以童道崇儒。歲丁卯。頒賜朱子學達性天

扁額懸諸白鹿洞書院廬山真面目因已蔚然改觀矣癸未春六
飛南巡所遺名山大川琳宮梵剎靡不沾灑翰墨慰其望幸之誠
佳廬僻處江右五百僧房未得施於高旻靈隱乃王心在宥雖遠
弗遺特命撫臣躬齋御書心經一卷於開先古剎供奉此御書接
所由建也丁亥二月閱視河工寺僧超淵迎鑿淮上從至雲間復
蒙敕賜御書秀峯寺額夫佳廬疊嶂九層崇岡萬仞寺峰甲乎東
南唐開元中縱加使者封號而祀典不經岳神有靈未必甘與祝
融為役蜿蜒磅礴之氣積之又久得荷聖天子表厥幽潛龍章載
錫從茲五老雙劍香爐石鏡諸峰爭奇競秀耀日月而迓休祥出
雲雨而化災眚匪直為開先一寺之光榮已也廣濫膺簡命撫綏
是邦戍戍之秋仰承聖主惠商德意開濬武曲港為泊舟之所往
規工役取道廬山入寺瞻拜御書流觀殿宇由丁亥迄今未加修
葺寶額高懸大懼風雨剝蝕失臣子敬共之誼爰偕司道捐俸鳩
工儲材運甍腐者新之漫漶者丹之墜之經始於孟冬上旬

江西通志卷之八十一 藝文一 藝文

稿紙

季春告竣恭遇萬壽誕辰即於寺中啟建祝釐醮壇齋宿之夜
伏念宸翰所貯榮光燭霄自當天龍擁護億萬年欽承無斁而山
寺荒寒必有日以瞻香火庶乎緇侶雲集六時汎埽宣讚可為福
國佑民之一助以語學使王公永齋所見亦同因各捐俸買田如
干畝俾住持僧世守之言雖無文謹誌其事且勒諸石使四方賢
士大夫遊屐所經瞻賜額而仰御書之樣金碧輝煌美輪美奐知
我朝人文化成之盛不特儒林再闢兼令佛地重光夫豈偶然之
數哉粵考開先寺址本南唐中主景讀書之臺以彼業就偏安乃
自翺其得土之有祥比於聖人之清明在躬亦云妄矣其蹟旋興
旋廢迨善暹行瑛主席以來高僧輩出佛法雖宏同恩未沐雲漢
天章自今伊始蓋上稔知趙淵為天童法嗣定慧具足故所以寵
渥之者若此誠哉千載一時極盛之遭逢也而豈東林神運之殿
黃龍華藏之函所得合美擅勝者歟

仁之存者其喻義深可以無性不通其情而見之事要必自其親
 始善人鍾士先好行其義於鄉國者數數矣於崇族尤三致意焉
 且且之事捐祭田矣蛾子之術置學田矣而士先以為未足也士
 先之言曰吾荷先靈篤佑薄有田業計享親畜妻子外歲所餘不
 啻倍之而環顧吾族數十百人不能給養殮者或半焉吾何忍獨飲
 而直視其不謀一飽也每當未及經艾之月其貧不能晨夕炊者
 恒計口而給數月之糧也數年矣又懼其食而無餘歲以取資而
 余年將耄或至於莫絕也乃與族貧乏者約計若干家家若干口
 口給一歲之糧凡捐谷數百石庶人有生計之資自時厥後不必
 復歲給矣倘天假吾年猶當問所苦而量為給也然則吾又籌之
 男女居室嗣乃攸綿而水白雉飛則鯨曠所悲也死喪之戚葬乃
 成禮而衣薪土膚則古昔所勸也况屬宗盟忍不謀及其婚喪乎
 今備田若干石為義田歲收所入貯於宏遠堂而變化以成族人

江西通志雜錄

貧不能娶與無力營葬者之助其司之也歲擇子孫之者以肩其
 任其給之也一視貧乏之衆以為差半能自圖者半給之不能半
 者全給之無濫及焉無偏漏焉由是有餘丁焉無暴露焉可以恒
 而久焉凡吾之所為者亦凡有力者所宜如是耳後之起者或廣
 吾田而倍之未可知也而吾敢以布思哉亦盡吾分之所宜而矣
 余聞而異之曰有是哉士先之捐谷置田也吾嘗讀黃帝書謂人
 之心托於脾之大陰濕土曰田是田也以禮闕為吟賦以智教為
 汗酒廣表積方寸而十畝萬頃不足儼其宏氣候備四時而一畝
 三禽不足頌其易種之則仁生焉義成焉是故滂潦旱暵不能為
 之屬螟蟲賊持不能為之殘獲之則可以食數世而不乏者也自
 非然席膏腴豐倉囤徒以厚驕奢子孫之毒其於是田則為鹵莽
 之畔滅裂之耘甚或掘而助之長也豈不哀哉且夫義正秋也萬
 物之所說也義以致說說以濟物義之重即仁之流也士先於義
 有起識焉特記義田并廣田之義以告後之慕義而起者

